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社 會 主 義 史

(二)

列 德 萊 著

沈 嗣 莊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義生會社

著者 史 明  
譯者 汪 前 流

生名學史譯漢

## 第十一章 亞美利加烏託邦社會主義

【比利斯本】美洲是一般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卡培，歐文，傅立葉——試驗的最感興趣的獵場。因為這些烏託邦者之哲學，居然也得到了美洲十九世紀中葉知識階級中一般顯赫者之附從，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聞學家比利斯本亞爾塔。他的父親比利斯本亞爾伯特。比氏在一八〇九年生於紐約省巴塔維亞。他的父親是一個殷實的地主。他有充分的教育。他不但在歐洲各處旅行過，而且也曾在那裏求過學。當他在歐洲時，他讀到了聖西門的作品。於是，他就花了許多時間和金錢去宣揚他的思想。當傅立葉的論家庭農業會才出版時，比氏就得了一冊。他對這書，很為熱烈。他說：『我看到了一種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思想，這思想提高了人類手工勞動的身分，並且把牠當作一件可愛的事，因為以前我們總是看勞動為上帝對於人類的一種刑罰。』

一八三二年，他到了巴黎。他在傅立葉直接指導之下，對這制度加以詳細的研究。以後，他回

到美國，並且爲傅立葉主義暗暗地工作着，一直到一八四〇年他的人類的社會命運出版時爲止。這書不過祖述傅立葉作品中令人注意的地方而附以比氏的批評和插畫罷了。

【格里力與傅立葉主義】這書立即得到了牠的成效。偶然，這書就作了著名的新聞家格里力信從傅立葉主義的媒介。格里力在信從了傅立葉主義之後，就以紐約講臺編輯的資格約比利斯本每天編輯一行關於傅立葉主義的理論和實行的論文。這論文和編輯的批評對於促進這位法蘭西烏託邦者之思想的一回事上是很有貢獻的。格里力是當時最先進的編輯。他也很慨慷地使用他的精神和金錢去促進這運動。他對於傅氏主義的解釋是在那嚮導和詢問者的編輯以及以後紐約時報編輯雷門著名的辯論中的。這辯論從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到一八四七年五月在紐約講臺登了二十四期。格里力說：原來，土地和一切自然產品都是公用的，但是『現在所有的文明社會卻把大部份人類對於自然權利所有的那種沒有阻止沒有代價的享樂褫奪了。大部份人類也許凍死，但是他們對於那在人跡罕至的濕地中的一根朽腐的柴火，在法律上卻是沒有權利的。他們也許餓死，但是他們對於那在最遼遠的曠野的深坑中最苦的一個橡子，在法律上，卻是沒有採食的

權利的。』

『我們所以要把一切人原有的財產交給小部份的人，都是因為公共利益的緣故，這是唯一的理由——不是一部份人的利益，卻是全部份人的利益。但是人類的痛苦證明着：就是一般人權利的褻奪並不是爲着公共利益。如果社會早已承認自然律而加以敬意，並且不准誰超過他耕種和改良的能力而得到他的土地，那末，芸芸衆生在今天是不会弄到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些失掉重要的自然權利的人也是應當有報酬的。』

『那在創世時所得到而又因把土地交給小部份人而失掉的勞動權是應當恢復的……但是這種勞動權——這就是永久的職業以及公平和充分的報酬——對於人一切都不能擔保，除非在我們社會過程中有一種激烈的改革……我相信最後和最徹底的補救辦法還是聯合。』

『所謂聯合乃是一種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是可以代替現有的市鎮，是幾百或幾千人所組織的。他們應當在利益和事業上聯在一起去爲各人獲得以下數事：（1）端麗而寬敞的房子；（2）完美而徹底的教育；（3）穩固的生活；（4）勞動的機會；（5）公平的工資；（6）適合的社

會關係；（7）知識和技巧的進步。照現在所組織的社會，這些事不過是極少數人所有的。但在資本和工業聯合之後，這一切卻誰都可以有分了。至於聯合的目的乃是在使各方面得到一種經濟的辦法，就是土地，藩籬，燃料，家庭勞動，工具，教育，醫藥，法律顧問，商業交換……』

『聯合的財產是可以貯存在那些在設立這聯合社時，供給資本——就是股份——的人的手中，正像現有銀行的財產，工廠的財產，或鐵路的財產一般。勞動技巧和才能，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在牠們的產品中，得到報酬。倘使這些產品已經售去了，那末，牠們可以在產品的售價中，得到報酬。』

一切人既然知道他們勞動的報酬是產品的某部份，或大部份，那他們就情願勞動了。不過所謂產品卻自然也是按照各人的技藝和殷勤而有多寡之不同的。爲奴者除了怕懼之外，沒有旁的可以使他勤奮的動機。雇工的人的試探是敷衍了事。孤子的工人單爲自己工作是容易灰心的。唯有那些在廣衆中爲自己工作的人不但視勞動爲有利可圖而且也是可愛的。至於道德上的過犯，那我們可以用法律的制定去處置。而且爲足食足衣和教育的緣故，那處置過犯的事是也會減少的

……』

雷門說：格氏所提出的社會，是現在所有權的方式，並沒有多大分別。所謂聯合不過是一種擴充地主和佃戶的關係，而至於世界可開墾之地之全部份的計劃罷了。不過格氏對於這點卻回答說：『斷斷不是的。一個成熟的聯合的資本怕要五十萬金元，而一個幼稚的聯合的資本卻只有五萬金元，這價值上之增長乃是勞動所造成，所以應該為勞動所領有。不過在一個普通的市鎮上，這增長雖是勞動所造成，但大概卻為資本所領有了。大多數居民還是貧苦，而少數人例如商人，地主，工廠廠主，和製造廠廠主卻變為富有了……在聯合中，那些供給原有資本的人之所以為主人者，是因為他們在公司中有着股份的緣故，所以他們不是一切土地或其他財產的主人。假定資本是五萬金元，倘使在第一年年底，因為勞動的緣故，在這財產上面，已經加添了二萬五千金元，那末我們便應當根據這數目發出一種新的股份，這就是說：等到聯合的財產值五十萬金元時，那資本便可佔得五十萬金元之五分之一了。』

『在現有制度之下，資本是萬能的，而人卻不過是貯積資本的工具而已；此外就不值一文了。資本竟然可以造成工廠，但是其唯一目的卻是在增加資本，對於那些增加資本的人卻反是一些

兒也沒有想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聯合的根本意思卻是在把產品公平地分給資本，天才和勞動。」

格氏對於所謂個人改造應當在社會改造之前的一句話回答說：『我也和你們一樣感覺得：像現在那批無知無識流離失所的民衆，是既不會懂得我所提出的社會秩序，也不會成爲聯合中有力的會員的。我所說的是：讓那些能夠懂得和能夠促進我所提出的社會秩序的人們，先去開始他們的工作並且創立聯合，這樣，我們才可以給其他的人看到；在和諧的工業制度中，他們是也可以生存和發達的。照你們看來，社會改造的唯一的有效率的工具是基督教。不錯，但是我卻要更進一步地向你們說：我所主張的聯合就是基督教，而且現在勞資中所以格格不相入者，就是沒有上帝沒有人道的緣故。』

【格氏對於奴隸制度的意見】 在格氏每種演說中，他總要提到勞動解放的需要。他時常以

印刷工會主席的地位去督促該工會的會員，以造成一種偉大的社會幻想。他雖然竭力地攻擊南方的奴隸制度，但他卻說得很清楚，就是：在美國，他以爲還有別的奴隸制度存在着。他在一八四五年寫給反奴隸會的信中說：『我知道：所謂奴隸者，就是一個人的生存不過是其他人類的一種方



便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下，人類中有一部份的人的時間，努力和智能並不是爲着他們自身體育上，智育上，以及德育上的發展而有，卻是爲着另一部份的人的安逸，利益，以及放浪生活而有的……我所以對於新奧爾良或查理斯登所通行的奴隸制度不很十分着急者，是因爲我對於紐約的奴隸制度已數見不鮮，而且對於這種奴隸制度也曾下過我最初的努力的緣故。」

郭德文是紐約新聞的副編輯，是紐約新聞正編輯布類安德的女婿。他也加入了聯合者。在他一八四四年出版的民主和平——建設的名著中，他主張慢慢地把現有一切的市政變成傅立葉的社會。在這部書中，他也曾承認過階級的分歧。對於這一點，他和以後其他社會主義者所處的地位很相類似。他寫了一種很強有力的彈劾書去反對資本制度。他說：『盲目的競爭的目的乃是在（一）造成任何勞動的大壟斷；（二）減少勞動階級的工資；（三）在人的手臂和機器以及資本中激起一種不息的戰爭——在這戰爭下，使軟弱的人束手待斃。這種競爭使失敗破產以及商業危機都成爲一種瘟疫性的急病。此外，這種競爭又可使中產和無產的人墮入於一種很不穩固而很困苦的生涯中去。』

他時常從希臘的神話中取喻，他說：『一般民衆雖然爲一切可以滿足慾望的動機所促迫，但同時他們卻一些兒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這種民衆是正像坦搭拉斯爲渴望果實和飲料而受苦一樣。因爲原來，他是可以得到果實和飲料的，但是他卻永遠拿不到。還有，那些窮困的家庭中的父親一生勞作，而且單單爲了他們自己的暮年和孩子們，稍稍貯積了一些東西，但是這東西卻爲我們放浪不羈的競爭方法中不可避免的，每一時每一時的失敗和毀壞的危機所吞噬了。這難道比息法斯在把他的石頭拖上山去而同時卻又一直地滾下山來時所得的刑罰更易忍受嗎？更有達內易第茲的故事，他雖然不能不接連地把水放在器具中，但那器具卻是不息地把水漏了出來。這不是在那兒描寫我們近代社會三分之二左右人們的可咒詛的命運嗎？因爲他們雖然用一種不肯放鬆的苦工去從土地或工場中取得多量的財富，但這財富卻從他們手中漏去，而反被那有產的貴族階級很大的吸水池所吸收了。』不過他雖然對於他的時代是很悲觀的，但他卻感覺到他快樂日子快要到來了。這正像在產生一個有能力而更美滿的未來時，所受的痛苦一般。

## 【張寧及其他】

張寧是一個上帝會的大牧師。他在他最後的幾年生涯中，對於聯合者很表

同情，同時更竭力反對原有制度，因為這原有制度的自然產品是對於別人權利的蔑視，是虛偽，是壓迫，是商業中的賭博精神，是漠不關心的冒險，是商業的劇變。這一切都可以使勞動者受苦而使任何的情形不能穩固。

德那是以後紐約太陽報的編輯，立普力是以後紐約講臺的文學編輯，和美國百科全書的編輯。還有，代特是一個詩人和酷好音樂的人。這些人乃是加入這聯合的其他傅立葉主義的人。

四十年代初葉，有許多定期刊物都起來致力於這種新社會哲學的研究，而且又派了很多的旅行團四出演講。於是傅立葉主義在一般人中間就成了一個公共研究的論題。還有，當時的工業危機和這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四圍所有的普通人道主義的革命，對於這種論調也給與了一種很大的興奮劑。

【全國組織的成立】結果他們在美國東部及中西部各處組織了許多的會社以宣傳這主義。一八四四年四月四日，召集了許多會員，在紐約克林吞廳開了一個全國會議。立普力被選為會長。在一切副會長中，又有格里力，比利斯本，郭德文德等人。這會議贊成方陣，以為這是解決社會

問題的一種組織。但是他們卻警告着：在沒有得到充分準備或充分經濟之前，這方陣是不能開始的。他們又一致主張一種全國聯合同盟會。於是這方陣就成了這運動的一種正式的機關報。此外，比里斯本又被派為委員，以獲得國際運動密切之關係。

【勃魯克農場的試驗】其時，在一切試驗中，要算勃魯克農場為最著名而最足以引人注意了。三十年代，有一非正式派別——反對他們的人叫他們為超然俱樂部——在波士頓不時集合以討論社會以及哲學問題。在他們的會員中，有立普力，張寧，代特，佛勒，愛默生，托洛，何桑，皮波狄。他們的討論是由宗教問題而至於社會問題。其中有幾人是贊成烏託邦社會者的主張的。他們又提倡設置殖民地以試驗這主張的真偽。對於這一個文學團體，愛默生在寫給喀萊爾的信裏說：我們似乎都着了狂似的，因為在每個讀書的人的背心口袋中，總有一張新社會的草案。其時，立普力是一個上帝會的牧師。他是一個篤信這新論調人。他特別要把他自己的思想和團體中的人的思想提出以作試驗。一八四〇年他就辭去了上帝會牧師的職務，而且又在波士頓附近的西洛克斯巴立地方，揀選一個二百畝大的牛乳場，以作他所提出的試驗之用，至於去住在那裏的人，約有二十

人，其中有立普力以及他夫人，還有代特，何桑，阿倫等人。他們稱那地方爲農業教育勃魯克農場研究會。他們的理想是很高尚的，他們所希望的是：「（一）以友誼的合作制度代替自私自利的競爭制度；（二）使他們的孩子以及那一般要他們照顧的人們照現有人類智識的境界和富源所應許的範圍得到一種最高尚的體，智，德，三育的利益；（三）創立有聲色，有成效，有生產能力的工業制度；（四）供給一切的需要，以免除人們對於現世界的憂慮；（五）把各人產業的所有權放在真實和沒有自私自利的應用之下，以消滅過分貯蓄的慾望；（六）互相保證物質上的供給和精神上的進步，這樣，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就可以得到一種更偉大的自由，純樸，真實，精鍊以及道德的尊嚴了。」

爲達到這些目的計，他們便主張對於一切勞動的報酬都應一律。例如每天工作的時間至多不得超過十點鐘；還有，在十歲以下的孩子以及年齡過高和染病的人都應得到相當的補助；教育，醫藥，圖書，和洗澡都應免費。此外他們又規定：一切人都應按照各人的興趣和才能得到相當的職業。

社會的行政，由總指導部，農業部，教育部，和財政部四部執管；在學校中什麼科學和藝術都是應有盡有的。還有，因為操作多而空閒少的緣故，所以寄住在這社會中的一切居民都享受着一種美滿的社會生活。在暇時他們有舞蹈，音樂，文學，和科學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那些時常參加者就是格里力，比利斯本，帕刻和張寧派諸人。

一八四四年，在全國大會之後，勃魯克農場就完全成功了，傅立葉主義的試驗，且易名為勃魯克農場方陣。在合衆國，這農場就成為傅立葉主義的活動的中心。傅立葉派的機關報前驅也就歸農場辦理了。編輯者為立普力，德那，代特諸人，此外，投稿者有羅厄爾，喜替厄，刻替斯，郭德文，帕刻，喜金孫，斯托勒，張寧，格里力和其他的人。還有，從這農場更有許多著名的雄辯家出去向別的地方的人宣傳他們所稱謂的福音。

一八四六年，當農場的經濟正在蒸蒸日上，而一般居民正在希望他們最偉大的建築就是方陣的竣工的時候，這方陣忽遭回祿而悉歸於燼。此外，各地運動也每况愈下地退步着。於是，他們的試驗就到了一個山窮水盡的地步。是年秋，勃魯克農場所遺剩的，除了高尚理想和犧牲精神的回

憶之外，再沒有旁的東西存在着了。

【其他的試驗】一切傅立葉試驗中之最重要者要算是北美方陣。這是一八四三年一般紐約理想家在新澤稷省勒德邦克地方所建設的。住在這方陣中的有九十人之多。他們建造了一座三層高的房屋和碾麥廠一所，並且又栽種了一個七十畝大小的菓子園。他們產業的總數爲八千金元。這試驗最初很是發達，所以到了一八五二年，他們的產業就一躍而爲八萬金元。

這殖民團體又造成了一種迥異尋常的習慣，就是給予那些做苦工和有害於衛生的事的人以最高限度的工錢——雖然工資的比例是很低的——並且對於那些具有特殊技能和天才的人，在普通工資之外，又給予特別的獎勵。他們中間的社會生活是和勃魯克的社會生活一樣地快活的。在旁觀者看來，他們正像一隊優遊自在的人似的。這試驗支持了有十二年之久。但是到後來，因爲感受了外界運動的日見衰退，和內部意見的互相傾軋，以及火災之後所遭受的十二萬金元之損失，所以他們就決意把這團體解散了。

此外，傅立葉、歐文和卡培的信從者，雖也曾有過其他各種試驗，但是遲早率歸失敗。其中比較

地徼倖的還算是幾個宗教的殖民團體了。奧奈達社會是一切宗教團體中之最昌盛者。不過在這許多宗教團體中，共產主義只是一種附帶品，所以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說，牠們是算不得什麼的。

【失敗的原因】美國一切社會主義團體失敗的原因不一。當這些團體創立時，不是沒有充分的準備，就是沒有充分的資本。還有，參加的人不過是些良莠不齊而具有冒險精神的人而已。他們不但對於農事毫無所知，就是對於其他商業方法也是一些兒都不懂的。他們在選擇同志的時候，太不經心了。所以在討論殖民團體的根本原則時，他們就從意見分歧而至於互相衝突了。他們時常把別的國家的社會理論家許多好高立異的計劃，一條一條地演繹着，但他們卻沒有顧到他們自己的信從者所有的種種困難和人類活動的哲學。最重要的是：倘使要根據一種與外面迥然不同的原則去舉行社會事業的試驗，那麼，這是很困難的。所以這一切試驗就曇花一現地一一消沉了下去。

這一切失敗對於歐文·卡培和傅立葉的信從者自然是一回喪志的事，因為那些相信歐文主



義的人們都以爲他們的殖民團體是世界一切聯合的中心，是一定可以替代現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至於那些相信傅立葉主義的人，他們以爲那些在各處建設的方陣，在最短期間，是一定可以證明傅立葉原則的健全而爲全世界人所採用的。但是現在這許多希望都沒有了，所以那些相信歐文主義和傅立葉主義的人也就漸漸地減少而成了美國歷史中一回明日黃花的事。

美國共產主義的試驗雖然不能適應他們的工商業的環境，但是當這許多團體在生存的時候，他們卻有幾種足以令人稱道的優點。

諾德荷甫說：『倘使我們觀察那時所存在的共產社會，那我們總是要感覺得他們的敏捷技能和辦事才力的偉大，是其他一切團體所沒有的……那些共產主義者是很誠實的。他們所希望的是徹底和美滿的工作。他們的名譽是依據他們的誠實和公平而定的。因此，他們四周的人沒有不嘖嘖地稱道他們。』

喜爾啓特說：『這是一切觀察的人所異口同聲而一致贊成的：就是那些共產主義者雖然沒有什麼強逼的方法，但他們卻都很殷勤……在他們中間，不很有疾病，神經病和自殺是從來沒有

過的。還有，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那些共產主義者都很致力於兒童的教育和學術……按大體而論，這種共產生活，比較個人主義制度下的生活，對於人類的德智體三育更有裨益。」

【威特靈】 另一個烏託邦的作家是威特靈。他與美國和德國的急進運動都有關係。他是一個成衣匠。他主張烏託邦應由一般有天才的人們用專政的方法去管理。威氏於一八〇八年生在馬德堡地方。他出身寒微。他所受的教育雖是有限，但因為他具有異常的天資而且又曾博覽羣書，並在習學成衣時遊歷甚廣的緣故，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智識。在年輕時，他信仰了共產主義，在僑居國外的德人中間他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者和宣傳者。他在巴黎和瑞士為那些旅行的成衣匠們，設立了許多飯館。在倫敦他創辦了一個工人教育的會社。一八四六年，他在布魯塞爾地方加入了馬克思和恩格爾所指導的德國勞工會。有一個時間他竟然被人看為瑞士，比利時，法蘭西和英吉利各國的德國工人殖民團體中之最有勢力的人。

【天才的專政】 一八三八年，威氏寫了他第一部書，叫做現有和應有的世界。越二年，他寫了他第二部書，就是和諧與自由的保證。這書居然把一般人哄動了起來。

威氏和其他的烏託邦主義者一般地以道德爲新的社會組織的根基。他所描寫的理想國的一部分，是從聖西門和傅立葉抄襲來的。他和聖西門一樣地主張：這權力集中的共和國所有的一切事，都應歸具有智識和天才的人管理。

他說：『第一，我採用智識世界所有的原則，就是哲學應當管理一切。我研究哲學的意義而知哲學的確代表了一切智識的總數。……那麼，我們便應當怎樣去把這社會秩序交給具有智識的人們呢？』對於這一點，威氏的主張是：一切具有智識的人都有得到這專政的位置的希望，只要他們能遞送他們的科學論文就是了。這些論文由學院中的教授們評定甲乙，按照各人的天才，把錄取的人安置在政府的相當機關之內。他又說：『以下是我對於社會政府組織的意見，就是在一切社會之中，我們應當設置一個所謂三人團的政府，這三個人在醫藥，物理和機械三種科學上乃是最高的威權。』

【對於世界權力的要求】威氏在他的和諧與自由的保證的結論中，對於世界一切具有權力的人們會要求着說：『你們現在都具有着一種可以使你們獲得比亞歷山大或拿破崙更大的

名譽的能力。你們現在都具有着一種可以使你們把社會中所有的罪惡統統摒除的能力。這能力不但可以使我們得到安逸，而且也可以使你們自己獲得達到適合的目的。倘使我們爲勢所逼而不得不走上粗魯而現成的途徑，那麼，這步驟不但對於我們是困疲而苦痛，就是對於你們也是如此的。因此，你們應當斟酌選擇；究竟走那一條路的好。」

同時，威氏也承認：在雇主和雇員中間，是有一種階級分歧存在着的。因此，他對於社會階級的觀念，是和近代社會主義者所觀察的頗有相似之處。

### 【威氏晚年的生活】

威氏爲了和祕密結社有關係，所以便從他自己的地方被流放了出去。在布魯塞爾地方，他因爲主張用暴動和隱謀去達到他的目的，所以他和馬克思以及恩格爾就起了衝突。有一個時期，他竟然主張用二萬個年富力強的工人帶着武器，往歐洲各首都去恐嚇一切有產階級的人，強迫他們承認公平的原則。後來，他到了美國。在那裏他對於那仿照歐文所提倡的勞動交換銀行一事，特別熱烈，並且又致力於共產殖民國的建設。不過這一切卻都失敗了。於是他在勞動運動中便停止了活動，在紐約城移民局書記生的無聊生活中度過了牠的暮年。

## 第十一章 烏託邦社會主義之結論與近代烏託邦作家

### 烏託邦社會主義之結論

【烏託邦社會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各派相同之處】 從上面各章中，我們對於十九世紀前半葉英法德美各國所有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已經得到了一箇鳥瞰。我們也已經看出他們中間的異點。烏託邦主義者和近代社會主義者相同的地方何在？烏託邦主義者自己中間又有什麼相同之處？對於這許多，我們統統已經得到了端倪。

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和其他社會主義各派相同的地方，是大家承認私產制度所代表的是經濟的耗費和社會的不公平；而且都相信，倘使我們要補救現有的情形，那麼我們對於實業非有一種社會所有權的方式不可，因為，在那方式之下，互助才可以替代競爭作社會安寧的原則。烏託邦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一般地主張社會對於每一個人是應當給予充分的機會，以發達他的身體，智

識和道德的。並且他們都以爲工作是必需的。一切的人都是要參加的。此外，烏託邦和其他社會主義相同之處，就是：大家肯定在規定人類品格的時候，環境是很重要的。

【烏託邦的哲學背景】雖然如此，烏託邦和近代社會主義各派對於新秩序的哲學和歷史的觀點，以及達到這新的秩序的步驟卻是迥不相同的。

烏託邦哲學的感動力是從不同的地方吸收來的，比如舊式斯多噶派的『自然律』，古代的基督徒，近代的人文主義者及唯理主義者等等。

從這許多不同的哲學思想中間，那些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便演繹出以下的理論：第一，上帝或自然都是善的，既然世界是上帝所創造出來的，那麼，世界也一定是善的了，因爲一個善的上帝是斷斷不能夠創造出一件惡和衝突的東西來的；第二，人類社會乃是世界的一部份，因此，上帝也一定是要使這世界成爲一個具有着昇平以及和諧的地方，使一切的人都可安居樂業；第三，人類天性是善的，而且有達到至善的本能。

不過，倘使我們把社會分析一下，那麼，便覺得在在都是災患，都是苦痛。這是怎樣來的呢？我們

的答覆是：因爲人破壞了人類社會原有滿美的組織的緣故，所以使用私產的人造方法來把社會自然的和諧以及各人的享樂消滅了。我們有兩種社會秩序：第一是自然的秩序。這秩序的目的是享樂；第二是不自然的，或者說是人造的秩序，這秩序的歸宿是衝突和痛苦。所以那些愛惜人類的人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恢復這自然的秩序。

【從智識達到改造】 假使我們要想達到這個目的，那麼我們第一步驟就是：研究人類究竟爲什麼要離開這自然的境界。而且我們一研究之下，頓然可以看出人類所以要這樣做去，並不是因爲我們的罪惡，卻是因爲我們的過失和沒有眼光。因此，我們必須過細地去研究自然秩序所有的原則的真實性之所在才行。而且，倘使我們要得到這真實性，那麼，我們必須要用理智，因爲等到真實性得到了之後，我們才能走上美滿境地。

因爲社會的改良是從智識得來的，所以最要緊的是：在我們既已得到智識之後，便應當把我們的智識表示出來——因爲智識是一定可以應用的。我們怎能夠認識了真理而不去改革一切的情形呢？郭德文說：『我們對於那些必須有的全部的改革是不能看爲一種可以用力去換來的』

東西的，最要緊的，是我們的遠象。我們應當了解一切的情形，這樣，那鎖鏈要像晨曦中的黑暗一樣自然而然地消散了；而且，到了緊急的時候，我們固然用不着什麼武器，就是彈指之力也不用費的。到那時候，那些反對我們的人們再也不會有能力去抑制他們那種人類共有的情感了。」

這種改造不是可以從階級鬭爭中得來的。因為人類的苦痛是現有的一切無理性的情形爲之厲階的，所以等到他們一認識了真理，他們就要自然而然地來幫助這改造。因此，這些新的論調不但是應當講給工人們聽，就是那些富有的也是應當知道的，而且我們應當特別地努力把那些富有的和具有權力的人們改變過來，因為他們的改變正可以在物質上幫助我們達到一般人的身上。卡培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先去改變那些有錢的人？』我們的答覆是：『倘使我們從有錢的人着手，那麼，自然是好的政策，因爲有錢和有教育的人們都具有着一種可以改變其他的有錢的人和沒有錢的人的偉大的能力……但是我們不能希望着有錢的人是可以改變的。爲什麼懷疑呢？在那些有智識的富有者中間，不也是有正直和慷慨的人存在着的嗎？』

## 【宣傳】

因此，那些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孫巴特所稱謂之唯理的社會主義者——



——深深地相信着：倘使我們要達到得救的地步，那麼，我們必須要用語言和以身作則來宣傳才行。倘使我們要實現這夢想的境地，那麼，我們一定不可以用暴動的方法，而且大多數的烏託邦主義者都感覺到任何政治行動或工會組織是一定不會使他們有所得的。

【烏託邦的弱點】 烏託邦主義者從來沒有看到：無論在過去或是在現在社會中間，總是有  
一種支配全社會的能力存在着的，而且這些具有能力的人雖然或者已經感覺到了當時的情形，但總沒有意思去改革，因為這種情形，在一般民衆雖然是痛苦的，但對於他們自己卻實是一種經濟上的利益和權力。爲了這個緣故，少數具有權力的人們總是竭力反對社會改造的。『換句話說，烏託邦主義者沒有看到一切社會情形所表示出來的，就是社會各階級對於權力的分割。所以倘使我們以爲單單藉着宣傳是可以使具有權力的人放棄他們的地位的，那麼，這真是小觀他們了。』

【自信力太大】 還有，他們對於實現未來社會的一回事是自信太大，他們總以爲他們是可以觀察到社會原則的真實性，還有，他們對於自己宣傳知識，改造社會，以及在改造之後指導一切

工商業的能力，也未免有些過於自負的地方，這也是他們的弱點。

【缺少歷史的眼光】 他們不能像近代社會主義者那樣看到資本主義之所以增添生產的能力，或是資本主義之所以能使一般工人們一致行動或是資本主義之所以要利用勞動以達到實業的目的，都是有歷史的背景的。照烏託邦主義者看來，他們都以爲任何社會改造不過是幾個聰明的人在發見社會情形之後所得之結果而已。他們以爲：倘使在五百年以前，曾經有什麼人發現過他們現在所發表的真理，而且曾經把這真理解釋給一般人聽過，那麼，什麼災患，什麼痛苦，都早早可以沒有的了。他們的意思是絕對真理是用不着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演進爲之背影的，所以照他們看來，一切社會改造不過是一種在相當時間和相當地點所發現出來的偶爾的遭遇而已。還有，他們具有着一種錯謬的思想，就是，他們以爲在社會思想家製成了一個有條不紊的未來社會的模型之後，人類是可以根據這模型一條一條地跟着做去的。他們也沒有懂得：在完美的社會既成之後，還是不絕地要有改進和修正的。所不幸的是，他們的未來社會的一切模型和他們所發現的一切絕對的真理，就是與他們各派的創造者所有的模型和真理也有不同之處，這是他

們的矛盾，因為任何一種絕對的真理，絕對的理論，絕對的正義，都是根據於發現者之主觀的了解能力和生活的情形以及知識的程度和訓練如何而定的，所以各種絕對真理的衝突總是不會停止的。

【烏託邦主義者互不相同的地方】一切主張烏託邦主義的人們對於烏託邦的性質很有出入之處。他們不但對於共產的程度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就是對於平等的觀念也是互有參差的。比如第一派的巴培夫，卡培等人所主張的是一切東西都應該絕對地均平。第二派的傅立葉和聖西門以為按照各人的才能而給予不同的酬報是可能的。第三派的勃郎主張着，在他的理想國裏，工人的酬報是根據他們的需要而定的。還有，他們對於將來國家的觀念也有不同的地方。一方而是歐文，他感覺得國家是慢慢地成爲一件廢物；在另一方面是勃郎他居然曾經到國會中去，要求過他們建設他所主張的社會工場，作爲新的秩序的中心。

烏託邦主義者雖然有批評，暗示，和狂熱的能力，但是他們的幻夢卻老是不能實現；因此他們便不得不甘自引退地讓一般具有實在性的改造社會計劃的人們來補充他們的不足了。在他們

沒有死的以前，他們也許不能夠看到什麼實在的結果，但是他們居然把社會的病態揭破了，並且希望着更有價值的文化的實現，再次，他們更相信人類演進是可能的。這許多對於近代社會思想和社會改造卻具有相當的能力。

近代烏託邦作家

【以前烏託邦作家與近代烏託邦作家之分別】烏託邦社會主義雖然到十九世紀的中葉已經結束了，但是那些著名的作家們一直到現在，還是不絕地把他們的新的社會制度宣布出來，希望從現有秩序之中，或者可以產生出新的制度來。不過近代烏託邦作家和以前烏託邦作家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能夠感覺得工商社會是在不絕地改變的，他們從沒有把他們所描寫的烏託邦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中視爲天經地義，他們的立言只爲的是要給一般人知道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秩序是可能的，而且他們希望着一般人或者可以從他們的言論中去找出一種可以滿足他們正義和友愛的理想的社會秩序來。這些寫真的工夫也許不免有許多弱點，但是比較那些所謂真的烏託邦倒是的確更要實在些。

衛爾斯在他的近代烏託邦裏面說：『近代理想家之烏託邦，和那些在達爾文還沒有喚醒世界思想之前一般人們所計劃出來的烏託邦是很有不同的地方存在着的。在以前的烏託邦主義者看來，他們以爲他們的烏託邦社會乃是至善的，是靜止的，是搖動着的秩序失敗之後所得到的快樂的平衡。他們所看見的是一個健全純樸的時代，在善和快樂的環境中間享受着世界一切的利益，而且在這時代之後，還是可以有同樣的善和快樂的時代的，這時代一直要到世界的末日爲止。』

【白拉米的回頭看】白氏在一八五〇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省契科皮法爾斯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個浸禮會的教師，他在紐約省斯刻涅塔狄地方的協和大學念了幾年的書，以後在德國居住了一年，再後從事律師事業。不過他因爲感受到新聞學的興趣，所以便做了紐約新聞社的社員，以後又加入了春田會報。他生性是很畏縮的，就是最微細的事他也是很害怕的。他死於一八九八年，時年四十八歲。

在一切所謂『假烏託邦』中間，恐怕要算回頭看最普遍的了。這是白氏在一八八七年寫的。

在十年中間，這書銷去了有一百萬冊之多，而且又被譯成了十幾國文字。白氏書裏的主角是波士頓城裏的西朱理安，西氏在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日，就是所謂『裝飾日』，經過了一個催眠家的手術，睡了過去，等到二千年醒來的時候，他所看見的波士頓，不再是那骯髒和破殘的波士頓，卻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城池了；在這城裏無所謂政客，無所謂腐敗，無所謂富，亦無所謂貧，卻充滿了和平以及豐滿的空氣，而且各人都藉着生產和分配的合作得到平等的機會。

在這部書裏，雖然有許多地方，照一八八七年的人們看來，未免描寫得過於虛幻了，但是在現在卻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了，比如西氏很舒服地坐在他朋友的家中，聽見城裏中央音樂館所有的音樂。白氏在回頭看出版之後幾年工夫又寫了一部叫做平等的書，這書雖然比較地更爲科學化，但是沒有回頭看那樣普遍。此外豪厄爾的從奧爾特蓋利亞來的旅客也是這時代的一部令人注意的烏託邦的小說。

### 【赫芝卡的自由之鄉】

在歐洲有赫芝卡，他是維也納的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一八九

〇年所出版的自由之鄉對於一般人着實造成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自從這書出版之後，在奧地

利亞和德國便組織了一千光景的會社，一般參加的人們都決意要實現這書裏所有的一切理想。他們雖然組織了一個中央委員會，在英屬的東非洲買了一塊地，要作爲赫氏理想試驗的地方，但在殖民問題上卻感受了不少的困難。赫氏在自由之鄉中說，倘使我們依靠着藝術和科學的進步，那麼，就是不甚過度的勞動所產生出來的東西，也是可以供給一般人們的需用的。但可惜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不能夠把這點實現出來，使人類還是在咒詛中討生活。赫氏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是一箇根基於共同生產的社會——由一切工業所集合而成的合作社會——在這社會中間，因爲一般工作者都可以享受他們自己的工業所產生出來的東西，所以他們仍然可以保持他們達到最高努力的直接的經濟的刺激。

【莫里斯的從無何有之鄉所傳來的消息】莫氏在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生於近倫敦的一個小村。他首幾年所受的教育是不算什麼東西的。但是他是一個好學的人，雖然在他青年時代，一部份的時間是在田野和森林中消磨的。到了十四歲，他才進了一個叫做馬爾巴羅大學的預備學校，以後他又進了牛津地方的厄克塞武大學。在放假期間他曾漫遊全歐，參觀過許多藝術館。

和禮拜堂。有一次他居然決意要把他在大學裏所學習的神學拋棄以根據藝術來服務世界。

等到離開了牛津之後，他便進入了一家建築公司，以後他又致力於繪圖造型和刺繡，並且也曾學習過計劃裝具的方法。在一八六一年莫理司公司組織之後，他便以股東的資格把一切技術都一件件地學會了，於是這公司在英國全境就一天天地著名了起來。

他寫的是詩文，到了一八六八，他出版了他的現世界的樂園和其他關於詩的作品。莫氏對於社會運動所以能夠感到興趣，是有他在一八七七反對東方戰事的一回事爲之濫觴的，因爲照他看來，這戰爭是一般治者階級爲了要擴充商業侵略而發生的。他在英國各地奔走喘汗地向一般民衆說明他的希望。演講的地方，在街上的也有，在公園裏的也有，在政治會議裏的也有；他所寫的社會詩文也有，社會戲劇也有，革命小說也有。從他所寫的改革的徵兆，波爾的夢想，從無何有之鄉傳來的消息等等看來，我們與其說他是一個科學家，那還不如說他是一個詩人更爲切實些。到了一八八三，他加入了社會民主同盟會，從此，在社會主義的運動中活動着，一直到逝世時——一八九六年——爲止。



近代一切英吉利烏託邦中最特殊的作品，就算是莫理斯的從無何有之鄉傳來的消息和衛爾斯的近代烏託邦了。莫氏在他的從無何有之鄉傳來的消息中說：『原來英國是一個從叢林和荒蕪中間開拓出來的國家，雖然有幾個市鎮疏疏落落地散布着，但牠們不是封建軍隊的堡壘，就是民衆的市場，或是工人集合的地方。到後來這些市鎮便充滿了些大而無當和猙獰可怕的工場和賭窟，以供場主們的劫奪，但是工場的週遭卻都是荒蕪和貧苦的農場。不過到現在這國家卻已經變作了一個美好的園地；在這園地中間既沒有什麼廢物，也沒有腐敗的東西，在各處散布着的不是人們所需要的住所，就是必須有的工廠，而且這一切都是很整潔很美觀的。因為我們倘使一面會製造出許多的貨品來，但一面卻眼睜睜地看着荒廢和災患的存在，那是多麼羞恥呢！』

在莫氏所描寫的烏託邦中間是沒有大的城市存在着的；就是倫敦也不過是一些學生們遊息的森林和秣場所點綴着的鄉村的集合而已。在那裏有許多供給我們生活需要的鋪子和廣大的修潔的公共膳廳建立着。一切人們都是爲快樂而工作，一切工作都是以效用爲目的。

### 【衛爾斯的近代烏託邦】

衛氏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生於英國肯德省布刺謨力地

方，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失敗的商人，但是對於板球一事他倒是一個頗有聲望的人。衛氏在十五歲時候，在乾貨鋪子裏當了一個書記生，不過到後來他逃走了，在密德赫斯特小學做了助教；再後他到了科學師範學校去念書，在倫敦大學皇家的科學院裏得了科學士的學位。他起初是教書的，不過往後因為身體失了健康，所以就走進了新聞的範圍中去。在一八九五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了。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在這幾年中間，他文學上的努力大概是用在虛幻的浪漫小說上的。不過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八年，他才寫了些關於社會學的論文，比如預言（一九〇一年）、未來的發現（一九〇一年）、人類的創造（一九〇三年）、近代烏託邦（一九〇五年）、盈餘的災患（一九〇七年）、舊世界中的新世界（一九〇八年）、和最重要的事件（一九〇八年）。以後，他寫了許多社會學的小說，這些小說給予了他現在的盛譽。在歐戰的時候，他寫了許多關於國際問題的文章，而且在大戰之後，他又以歷史家的資格，寫了他的世界史綱。在二十世紀開始幾年，他曾經做過費邊社的社員，不過到了一九二二年他居然做了英國國會工黨議員的候選者。

衛氏的近代烏託邦是一九〇五年寫的。他寫這部書的目的的一部份是為着要把自己對於世

界將來演進的觀念弄個清楚。在這部書裏，衛氏所注重的是現在我們烏託邦主義者，是應當以世界經濟爲思想的根據，卻不應當像以前的烏託邦主義者那樣向什麼星什麼星上面去用他們的幻想。近代烏託邦的立足的是自由，所以他說：『人們是應當具有着應用個性的自由權的，照近代眼光看來，這種自由就是人類生存的主觀的勝利，這正和人類以創作是兒女爲他們生存的客觀的勝利一個樣子的。』不過現在除了專政者之外，誰也不能夠按自己的志願做去，所以將來的社會對於這種侵犯人家自由的行爲是應當加以限制的，這樣，一般人才可以達到最高限度的享樂。此外，所謂一般人的給養和工作也是應當具有同樣的自由。

照衛氏看來，世界社會就是全世界土地的唯一的主人，一切土地都是應該由本地政府執管的，這正像封建時代的地主一樣。一切食品和能力，比如電力，水力等等的富源，都應當放在社會或社會以下的機關的手裏，而且這社會或社會以下的機關是應當假租戶，農夫，和經紀人的手以開發一切富源的。

這些所謂假的烏託邦，雖然是比較牠們以前的人們要科學化的多；但是從經濟科學觀點上

看來，卻有許多毛病存在着。

不過因爲牠們對於人類的理想和情感方面還是適合的，所以牠們仍然可以發生出一偉大的能力來把整千整萬的人們都推進勞工運動中去，爲人類的解放犧牲他們的時間和能力。

## 第二部 馬克思社會主義

### 第十三章 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開始

【馬克思社會主義之產生】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爲止，那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派，照上面看來，雖然是所謂烏託邦社會主義，但就是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時候卻也已經有一批主張根本的社會改進的作家，在那裏把烏託邦觀念老實不客氣地加以批評了。比如耶拿大學的那個聰明而年輕的哲學博士馬克思和住在英國的那個年輕而具有經濟嗜好的恩格爾，就是其中的兩個人。他們根據了一個很小的國際工人組織的意思，在革命空氣最濃厚的一八四八那年發表了那篇共產黨宣言，這宣言立即成功了歷史中工人本職的一種解釋，把勞動階級聯合了起來，爲勞動和全

人類的解放奮鬥了。從此，在一般主張新社會秩序的人們中間，就不再以烏託邦思想爲他們的圭臬了。從此，那影響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思想以及支配將來歷史演進的社會哲學，就是所謂馬克思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便即脫穎而出。

【馬克思最初的生活】 馬克思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這是自然的。這個著名的學者和人類的領袖以及十九世紀數一數二的工人階級的理論家的生活是很可以令人注意的。馬克思在一八一八年五月十五日生於因蘭的德里佛斯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的法律家，他的祖父是一個德國的教士，他母親的祖先是一個十七世紀從匈牙利遷移到荷蘭的教士。

馬氏有兄弟多人，在他六歲的時候，他的家庭信仰了基督教。馬氏初期的教育是從德里佛斯的小學和威斯特發楞的家裏得來的。威氏是馬氏的岳父，是一個具有文學興趣的樞密顧問官。馬氏把博士論文獻給威斯特發楞，說他是一個歡迎一切改進黨運動，和具有愛好真理者之熱忱以及不偏不倚的判斷力的人，而且又是一個可以證明出理想主義並不單是一種幻想而已。卻也是一種真理的活的證據。

【大學時代的馬氏】 受了基本教育之後，馬氏就在十七歲那年進入了波昂大學，他的目的在研究法律學，因為這是他父親的志願。不過到了第二年，就是一八三六年那年，他轉學到柏林大學，悉心研究，把所修的科目的範圍也擴大了，比如哲學，法學，歷史學，文學和藝術都包括在裏邊了。

貝耳說：『他閉門謝客，日夜手不釋卷，或是做劄記，或是繙譯希臘文和拉丁文，或是研究哲學，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紀錄下來，或是把他的哲學和法學擬個大綱，或是著作他三大冊的詩文。』他十九歲時，就是一八三七年那年，他的研究使他感覺得康德和斐希特的抽象的理想主義是再也靠不住，而不得不到黑智兒地方去尋找出路了。這是他寫給他父親的話：『我現在要放棄那幾年來信以為真的理想主義，到真體的自身中間去尋找理想了。我雖然已經念了黑智兒哲學的斷篇零簡，但是他崎嶇不平的音調仍然不能合我的心意。所以現在我又想鑽進海底裏去，決意要脫離智識的訓練所，去尋找那和物質一樣重要的具體的，和完全的精神本質來了，並且一定要把那皎潔的珍珠映露在日光之下才行。』

【馬氏信仰黑智兒哲學】 末了，黑智兒哲學把馬氏占領去了。現在馬克思病了，他把他所做

的一切詩文和短篇小說的材料都付之一炬。雖然如此，但是他在患病和在斯特拉勞休息的時候，卻把黑智兒和信從黑氏的人們的哲學都看得爛熟。以後他便成功了大學畢業生俱樂部的一個很熱烈的部員，而且在俱樂部裏他時常和人家討論一切哲學的問題。

他父親對於他智識上的解體，曾經加以勸戒，並且要他效法那些照常上課和打算進展的同學們。

於是，他的父親便寫了一封極其慈祥的信給他的彷徨不安的兒子，他說：「他們除了偶然用通宵或半夜的工夫去尋求快樂之外，其餘的時間都睡得很安逸的，但是我那個聰明而具有天才的兒子卻在那裏度悲慘和失眠的長夜，爲了些感受不到興趣的研究的緣故，把身體和精神弄得如此困倦，並且爲着要研究那些深邃的問題起見，連快活也都丟開了。而且他今天所建築起來的，到明天卻都毀壞了；到末了，他感覺得他已經把他原有的東西推翻了，從旁人那裏，他一點兒都得不到着什麼。在一方面，他的身體已經開始牠的痛苦了，他的思想已經紊亂了；在另一方面，一般的人們卻都在安安逸逸地進行着，他們所達到的目的，也許不能在那些追求知識輕視青年快樂和健



康的人們之上，但是至少要更安逸些。其實，倘使他們能够在精幹的人們的社會中間去住一點鐘工夫，恐怕他們倒能够獲得更多的知識。」

但是馬氏還不絕地在尋找真理，把安逸的生活犧牲了。他對於公務生活是一點沒有興趣的。這是他寫的詩：

我們不要甘受那卑賤的屈服，

徒然覆掩了我們可怕的生活；

我們，應該按着行動和抱負，

一致起來呀，奮鬥！奮鬥！

【馬氏領受博士學位和轉入新聞事業】馬氏的希望是要在波昂大學得到一個教員的位  
置；這也是他的朋友包厄所希望有的地位。所以他捨棄了法律，致力於哲學。到一八四一年，就是他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他的德謨頡利圖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經過口試之後，他便在耶拿大學得  
到了他的哲學博士的學位。於是他設法要在大學裏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但因爲一切普魯士大

學都不是自由思想的中心，所以包氏和馬氏的請求書都被否決了，因為他們二人從態度方面看來，都不是教徒。

從此，那年輕的馬克思便轉移到新聞事業上去了，並且決定要用當時一般年輕的黑智兒主義者的批判學來掃除一切舊有的道理，實現德意志的精神上的自由；因為批判學告訴我們的是：無論宗教或政治是都應當有自由的。

【馬氏研究經濟學】這時，來因地方有一般人發起了一種新聞紙。因為馬氏是那報的編輯者的朋友，所以他便被邀為投稿者之一。後來，為着他的文筆非常鋒利，所以到一八四二年，就是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在以前的編輯辭職之後，他們就請他代理。他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是在這時候開始的。馬氏在他的經濟學的批評一書裏寫着：「當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在任來因新聞編輯的時候，我才碰到了所謂物質上的爭執的難處。以下種種把我刺激着，使我不得不去研究經濟問題了：（一）來因地方對於盜竊森林和分配土產辦法；（二）對於摩塞爾農民的步驟；（三）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的爭辯。在另一方面，那些似乎是含有哲學性的法蘭西的社會主義和共產

主義的回響在來因新聞上也慢慢地顯示了出來。雖然如此，但是我卻反對那種膚淺的主張，因為一直到那時候，我的研究還不能夠叫我對於法蘭西的社會趨向去下什麼判斷。」

【馬氏的婚姻以及他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馬氏爲了要對於這種問題加以研究，便辭了報館的職務當他引退的時候，他正是在那裏考慮和威斯特發楞的真涅成婚的一事，真涅女士就是那位樞密顧問官的嬌柔可愛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兒。這位樞密顧問和馬氏原是忘年交。他研究社會主義書籍凡一二年之久，這就是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四年中的事。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用心和他在五六年以前對於黑智兒的哲學書一樣的用心。所以到了二十五歲或是二十六歲的時候，他便從研究而成了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人了。

馬氏著名的所謂歷史論的根據，是在以後這兩年中建立起來的。一八四三年五月，在從科倫寫給人家的信裏，他說着：『人類的營利，買賣，佔領和侵略的制度的進步要比人口迅速的多，這快要將現有的社會分裂了，而且對於這種分裂，那舊有的制度是沒有辦法的；因爲那舊有的制度除了醉生夢死地生存着之外，再也沒有能力去醫治舊有的制度和創造出新的制度來的。』

【馬氏主張勞動階級是一定要自己去救自己的】從他在一八四三年九月所寫的一封信裏，我們可以知道馬氏對於一切烏託邦社會主義者比如傅立葉，蒲魯東，卡培以及其他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是具有相當的知識的。但是他卻堅持着說他的事工並不是要建立起幾個烏託邦來，卻是要批評現有社會情形和政治狀況，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解釋出當時的人所以要奮鬥要追求的原因來。

到一八四三年冬，他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倘使我們要改變現有的工業情形，那麼，勞動階級自己是一定要努力，這決不是那批工業領有者所能做到的。比如他在黑智兒的法律哲學的序言裏，說德意志的革命和解放的唯一條件是：『把那批在鎖鏈中的人們組織起來。他們雖是在有產社會中存在着，但不是屬於有產社會的，他們所代表的秩序是要把一切秩序都打得乾乾淨淨的』等到無產階級發表了牠消滅現有秩序的宣言之後，牠才能够得到牠自己的生存的訣竅，因為牠的生存所含蓄的，就是現有秩序的消滅。無產階級所希望的私產廢止，正是所以提高社會的原則，因為私產所包含的是社會消極的生產制度。』

【馬氏的功用在於批評不是在專斷】一八四三年十月馬氏和他年輕的妻子便到了巴黎，因為他要担任法德年鑑一書的編輯者。在巴黎的時候，他說：『這些書的目的是在大無畏地批評一切現有的制度。所謂大無畏者就是不顧批評所生的結果，不畏威權的衝突的意思。因此，我並不像那些想要建設專斷的標準的人一樣，卻願勉力幫助那些在專斷漩渦中的人們，使他們可以感覺得他們原則所包含的是什麼。因此，所謂卡培和其他的人們所主張的共產主義都不過是專斷的抽象而已……我們並沒有用專斷的方式來向世界宣告什麼新的原則說：這是真理，我們應當拜服。我們並不是說不要奮鬥，因為這是一件蠢笨的事，我們要向人們說個清楚，就是他們究竟爲什麼而奮鬥？而且無論怎樣這種意識他們是一定要有的。』

【馬氏與恩格爾訂交】在一八四四年春，我們發現了一冊法德年鑑。在這書裏，除了其他的來稿外，另有一篇是恩格爾寫的，那時恩氏不過是曼徹斯特的一個二十四歲年輕商人而已。他的論文，雖沒有接受歐文和其他烏託邦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的烏託邦，但他卻根據了正義，對於經濟制度下了極大的攻擊。這是馬克思和恩格爾的悠長和美滿的友誼的開始，從這友誼，馬氏才得在

困苦萬狀之中繼續他的文學生活，不然，照馬克思那種空泛，羸弱，傲慢不屈的性情，是一定要把他致死在流放中的。

【恩氏略傳】恩氏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生於巴門地方，比馬克思遲生二年半光景。他的父親是一個很有錢的製造家。他是在一個絕端保守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自從在巴門中學畢業之後，他就進了易北菲爾的高等學校。但是在末次考試的前一年，他就走進了他父親的買賣。一八四一年，他在柏林砲兵警備軍裏服務，在軍事智識上居然成功了一個威權。此後，他到曼徹斯特，在那裏他做了厄曼和他父親合開的紡織廠的經紀人。但是因為他對於新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早已具有了興趣，所以在他到英國去的時候，他就往來因新聞編輯所去看馬克思；這是他第一次遇見馬氏。不過那時因為馬氏和恩氏還沒有深知，所以馬氏對他也很冷淡。在英國時候，因為他是與民權主義派，烏託邦社會主義派，和工會運動很有聯絡，所以他對於資本制度底下關於工業的一切最近的情形是很熟悉的。他寫的那篇極有能力的反對資本制度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情形中所有的根本材料都是在那時候搜集的。

等到他回到德國以後，他就和馬克思合作，把神聖家庭這本書寫成了。一八四五年，他把最嫌惡的商業拋棄了；而且又到了布魯塞爾，因為那時馬克思正在布魯塞爾作事，此後有兩年光景，他們二人一起在研究、著作和組織的生活中忙着。一八四七年夏，恩氏以巴黎代表的資格到了倫敦，他的目的是想要替共產黨聯盟會規定一種新的計劃。此外他在起草共產黨宣言的一回事情上也着實幫了些忙。

一八四九年，他加入了帕拉替內特地方的義勇團，其目的在謀求德國憲法之成立。後來，他回到倫敦，和馬克思共圖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革命運動。一八五〇年，他因為要想法得到充分的經濟，使馬克思繼續他的文學工作的緣故，他又走進了買賣。

以後，有二十年光景，馬克思和恩格爾很少會晤，雖然如此，但是他們的通訊卻差不多每天都有。他們把各人所得到的新的經濟的發現互相交換；倘使一篇論文是沒有互相批評過的，那是決不會發表的。恩氏對於馬氏在紐約講臺雜誌上所寫的一切論文，也曾給予不少的幫助。最要緊的，就是恩氏能够把工業生活中的實在的材料供給馬氏。所以馬氏說：「倘使沒有你，我決不會完

成我的資本論；這是我思想上的一種重負，而且爲了我，你居然把一切美好的能力都在商業中耗費掉了。」

一八六〇年，恩格爾的父親死了；於是，他就做了買賣中的股東。他曾寫信給馬氏，表示他要脫離商業範圍的志願，他說：『我最希望的是要脫離這卑鄙齷齪的商業，因爲這事不但把我的時間虛擲掉了，而且也使我的道德喪墮了。所以我一旦在這裏面，我總是不中用的；尤其是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股東了；這事體更是糟了，因爲我所負的責任更是重大了。假使不是爲了更大的收入，那麼，我還是當一個書記生的好。』

一八六九年，他把股份賣掉了，並且應許不再做這買賣；這樣，他才得到了一筆巨大的款子，這樣，他才可以有好幾年工夫拿三百五十鎊一年供給馬克思。從一八七〇年九月就是恩格爾遷移到倫敦之後，一直到馬克思逝世爲止，在這幾年中，這兩顆火熱的心靈總是在一起合作着。馬克思大部份的事工是在發現一切社會和經濟上的有系統的理论；而恩格爾的事工卻是在根據這些理論去研究當時的一切問題。



恩氏等到馬克思死了之後，才把馬氏的許多作品譯出，或是完成馬氏未竟的著作，而予以出版。他死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享壽七十五歲。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社會主義從烏託邦至科學，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情形，家庭的起源，費爾巴黑以及社會主義者哲學的根本問題。

一般人都說恩氏是一個纖長軒昂，口若懸河，善於談諧而具有異常之了解力的人。他生性懦弱，所以他總說馬氏的作品要比較好的多。他天生是一個樂觀的人，尤其是在開始幾年。他時常以為革命是不過轉瞬之間的事而已。

【唯物史的起源】 在年鑑停止之後，馬氏就致力於研究英國和法國的各種經濟學，社會主義，和歷史學了。一八四四年，發表了他的神聖家庭，其目的是要使那些年輕的黑智兒派的人們進入到社會批評中去。這書就是唯物史觀和階級鬭爭論的起源。馬氏批評他的朋友包厄。因為他沒有感覺得：倘使要了解一個時代的實在的情形，那一定是要研究這時代的工業和生產能力的。他主張着：倘使要使一種理想在社會的演進中發生能力，那麼，這種理想是必須要代表一般人的利益的。『不然，即使這種理想是可以鼓動人們的熱心，但是總不能夠得到什麼成效的。——只有那

些和階級利益相符合的理想，才能夠發生成效。這種熱烈的情緒是從人類解放的幻想中發生出來的。」

【馬氏不得不離開法國】當這時候，馬氏結識了海涅，蒲魯東和其他的改造家，並且向巴黎的向前進時常投稿。一八四五年，爲了普魯士政府的懲憑，他不得不離開巴黎，踉蹌地到了布魯塞爾。在那裏，他一直住到了一八四八年二月歐洲革命發生時爲止。他把恩格爾給他的一切經濟學的作品都過目了，把他所研究到的都寫進在他的哲學的貧困裏了，這書是反對蒲魯東的，是一八四七年出版的。此外，他又把他的社會衝突和社會改造的說數，用通俗的語調，寫進在他的共產黨宣言裏，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

【共產黨宣言】自從一八三六年之後，那些僑居在德國的工人們已經組織了一個所謂公平同盟會。這同盟在各處都有牠的通訊員；從一八四〇年起，牠的總機關是在倫敦。這同盟因爲從巴黎和布魯塞爾的會員那裏耳聞得有這樣一位精幹的學者，所以牠在一八四七年正月便派遣了一個會員到布魯塞爾去探聽馬克思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這同盟就是以後的共產黨同盟。一

八四七年夏，共產黨同盟在倫敦舉行第一次會議。到會的除了其他一切人之外，還有恩格爾。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開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馬克思也到了會。他們指派馬克思和恩格爾二人預備一個新的計劃；這擬定的計劃就是現在膾炙人口的共產黨宣言。

【歷史便是階級鬭爭】 共產黨宣言雖是馬恩二氏的合著，但其實馬氏的貢獻是要在恩氏之上。那時馬氏僅二十九歲，恩氏僅二十七歲。恩氏說：『我不得不說明宣言的主題是屬於馬氏的。所謂主題，就是在每一個時代中，那造成這時代的政治歷史，和智識歷史的，便是這時代所通行的經濟生產和經濟交換的方式，以及這方式中所產生出來的社會組織，而且只有藉着這許多東西，才能解釋出這時代的政治歷史和學術歷史之所以然。因此，一部人類歷史便是階級鬭爭的歷史了，便是侵略和被侵略，治者階級和被治者階級的歷史了。這階級鬭爭的歷史是有着牠的演進的。現在被侵略者和被壓迫者或者說是無產階級，是斷斷不能夠脫離那些侵略者和治者階級，或者說是有產階級的淫威，除非他們同時，或一勞永逸地，把社會全部從一切侵略壓迫階級分歧，階級鬭爭中解放出來。』

他接着說：『照我看來，這主題對於歷史的貢獻，是和達爾文的論調對於生物學的貢獻一樣的；其實，我們兩個人對於這主題，就是在一八四五年之後也已經慢慢地接近了。』

## 第十四章 共產黨宣言與一八四八年革命

### 共產黨宣言

【共產主義的怪物】 共產黨宣言劈頭一句話，便是：『現在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着；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牠接着說：『歐洲舊有的一切權力，因為要驅除這怪物，所以都已加入了無恥的同盟，羅馬教王，俄國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國急進黨，和德國偵探都在這裏面。』共產主義的能力正在一天天地飛漲着，因此，一切信仰共產主義的人都應當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們的觀念，目的，和旨趣，公布出來，用黨的宣言來對付那種關於共產主義怪物的無稽之談。』

【階級鬭爭】 這宣言，簡單地說，共有四段。第一段所論列的是有產階級，或者說是近代資本家，與那些擁有社會生產力和工資勞動的雇主們的起源，和他們的演進。同時，在這一段裏，又講到那些沒有生產力而不得不賣勞力為生的無產階級，或工資的獲得者的起源和他們的演進。

這宣言所主張的是一切有紀錄的社會的歷史便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在奴隸和封建主義之下，這些鬭爭，公然地或是祕密地，總是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存在着。而且我們若要除掉這鬭爭，那麼，我們應當把全社會改造起來，或是把一切敵視階級都消滅了才行。

在發現了新大陸，開放了亞洲，發展了世界商場之後，資本主義便發生了。在封建制度之下，任何工業的產品是爲一般行會所壟斷的。這些行會雖能供給有限的當地的商場，但不能適合於國際商業。繼行會而起者爲製造制度。起初，一切貨物都是用手造的。但是，不久汽力就勝過了手力，汽機就勝過了微弱的工具。蒸汽和機器的發現把工業的生產能力徹頭徹尾地改變了，從此，我們可以以把許多的貨品輸送到遙遠的地方去了。還有，因爲世界商場的緣故。海陸交通也得到了極大的刺激。

【資本家的革命事業】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資本階級已經有了牠革命的工作。牠依靠了牠的強權，竟然把一切舊有的封建關係統統撕碎了。但是，結果，除了明顯的自私和冷酷的『金錢支付』之外，在人與人中間再沒有別的關係存在的了。資本制度把宗教的狂熱，豪俠的興奮，粗俗的

情緒，都浸沉到自我算計的冰水中去了；把人格的價值變做了兌換的價值；把單純的違背良心的自由——自由貿易——替代了許多應有的自由。簡單地說，資本制度是用明顯無恥，直接，殘酷的侵略，來代替那以宗教和政治幻象為掩護的侵略的。有產階級把以前人們所視為神怪的各種職業的光輝褫奪去了；而且把醫生，律師，祭司，詩人，科學家，都變成了牠的俸給的勞動者。

【資本主義的成績】雖然如此，但資本主義所成就的卻是不少呢！『牠曾幹了比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水道，哥德式的禮拜堂，更為驚奇的事業。牠曾有了比古代國民的一切遷徙，和十字軍更為偉大的遠征。……生產方法不斷的改革，社會情形不絕的變亂，悠長的動搖和騷擾，凡此種種都是有產時代和古代不同之處……一切凝固的冰結的關係，都已跟着那些陳腐而為一般人們所視為神怪的偏見和輿情一掃而空；一切新的關係，在沒有安定以前，已變成了陳舊的東西。固定的，烟消雲散；神聖的，墮入穢褻。人們至此，便不得不平心靜氣地來應付他們生活的實況和人類的關係了。』

【資本主義使世界互相依賴】資本家爲了要不絕地推廣他們的商場，所以他們就不得不

進展到全地球上面去了。生產和消費成了兩個世界的東西。國與國便可以互相依賴了。我們從智識的國際創造開闢了世界的文學；就是那些最野蠻的國家他都要被吸收到文化中去了。『牠用便宜的商品，好像巨大的礮隊一樣，把一切中國人的牆圍都打倒了……世界各國爲着要避免滅亡，就不得不採用有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了……總之，有產階級造成了一個像是自己的世界。』

【資本集中的趨向】『資產階級把人口團聚了，把生產力集中了，使財產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裏了。』同時牠必須促進政治的集中。『有產階級雖還沒有到一百年，但牠卻已造成了比亘古來的總和還要偉大的生產力。現在自然力是已經屈服於人類，機器，農工業的化學應用，汽船的航行，鐵道，電報，全世界的開墾，河流的疏濬，地理的開發之下了。以前誰會想到過這種生產力是居然包含在社會勞動的裏面的呢？』

這個從封建社會的瓦礫中產生出來的近代資本制度，不但沒有把階級鬭爭消滅掉了，而且還造了些新的階級出來，同時牠又把一切階級中間的仇恨都輕描淡寫地看了過去。但是宣言說：『現在全社會是已經慢慢地分作了兩個敵視的營壘，這兩大階級直接地對峙着；所謂兩大階級



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世界商場的發現】共產黨宣言接着說：自從我們發現了美洲，開放了亞洲之後。世界商場便一日千里地飛進着，這是封建的工業制度之致命傷，因為在封建的工業制度之下，一切的生產都是由行會壟斷着的。自從行會被推翻之後，製造制度便起而代之，這製造制度藉着了汽力和機器，便獲得了更進一層的改革；於是，近代的工業就建設了所謂世界商場。這世界商場在世界商業及海陸交通上是很有關係的。

【資本力之陡增】資本主義的發達使資產階級工業的能力不絕地飛增，同時牠的政治能力也就一日千里地膨脹着。這正像宣言裏面所說的『近代國家的執政者不過是全部有產階級的管事罷了。』

【資本主義所發生的是工業的危機】現在，封建社會已發生了一種運動，這運動是牠自己所不能駕馭的。以前封建的產業關係曾把工業束縛過，但是現在這束縛卻已經被破壞的了。不過有產社會的情形也是如此的，這正如宣言所說：『這社會雖像魔術家一樣，計劃了這樣偉大的

生產力和交易的方法，但是，牠對於那牠用巫術去招來的地獄中的權力卻不能再駕馭了。『因爲那過去數十年的工業史乃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情形的叛史。

宣言說：『倘使我們要證明這個事實，那麼，我們只要舉出商業上的幾個危機就夠了，因爲一切商業上的危機都是日益緊張地在那裏把有產社會的全部動搖着的。』在這些危機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流行病，就是所謂生產過剩的流行病。而且爲了文明過度，生計過度，工業過度，商業過度的緣故，工商業便似乎已經失敗了。又因有產社會不能應付牠自己所創造的財產，所以牠在每一個危機中，便不得不實行牠破壞生產能力的辦法，或是鎮服一切新舊的商場；換句話說，牠不得不爲着那更普遍更有破壞性的危機，去預備道路，設法消防危機了。宣言說：『現在有產階級是已經應用了牠以前傾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來攻擊自己了。』

【工人階級的發展】宣言說：『有產階級不但鍛鍊了一種致自己於死地的武器，而且也養成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這就是近代勞動階級，就是所謂無產階級。而且這無產階級的發展和有產階級的發展是正比例的。勞動的工作，受了分工和機器的影響，已經失卻了牠的個性和興趣。現

在工人是已成了機器的附屬品；他所做的不過是些最簡單，最單調，最容易的工作而已。因此，一個工人的生產費就只夠得他自己和他的子孫們的生計了。……並且爲了機器和分工的發達，勞動的擔負，比如工作的時間，工作的分量，機器的速度等等，便都增加了。』

近代工業已經把小的鋪子變作了大的工廠。一切工人們都擁擠着，在那裏做資本家和機器的奴隸。還有，自從機器發達之後，女性的勞動便超過了男性的勞動。總之，因爲工人是要獲得現金的，所以他就爲有產階級，地主，市僧等等所作弄了。

【中產階級的消滅】中產階級下層的代表便是小商人，市僧，工匠，農民等等。他們漸流爲無產階級，因爲他們資本過微，不能與大資本家競爭，或是受了新的生產方法的影響，使他們的技能失掉了功用。因此，宣言說：『無產階級乃是從社會各階級裏召募來的。』

【工人的組織】工人階級的演進是有着牠的步驟的。牠是根本和有產階級衝突的。起初，這衝突的主動者是各個工人，以後是工廠中的工人們，再後是一種職業或一個地方的工人們，他們居然把機器毀壞了。有產階級，在最初的時候，雖會利用過工人們來反抗絕對的專制政體，但是後

來機器把勞動的分別抹煞了，把工資弄得和以前一樣的式微了，把工人們的生計降到比以前更不安定的地步了，把勞資間的衝突弄得每况愈下了。他就是宣言中所謂：「從此，工人們便組織起來反抗有產階級，他們團結，因為他們要保持工資的定率，他們造成悠久的組織，因為他們要預防臨時反抗。而且勞資間的衝突是時常要弄到暴動的地步的。」

一般工人們是有過他們偶然的勝利的。現在他們的組織是慢慢地擴大起來了。他們受了交通便利的影響，漸次地發展了起來。於是勞資鬭爭不但已成了一件舉國皆有的事，而且也已變成了一件關於政治的事。

【一切工黨的發現】一般無產階級者雖已組織了一個政黨，但這政黨卻會爲了工人們自己的競爭，不絕地失敗着。宣言說：「雖然如此，但是這政黨卻是愈益強固了。並且牠利用了有產階級爭內部的分歧，居然得到了法律的認可。」還有，因為那些與本國和其他國家鬭爭的資本家，是一定要借助於工人們的，所以統治階級便把他們自己的政治和普通智識供給了無產階級；換句話說，統治階級便把那些攻擊有產階級的武器交付於無產階級了。

【其他階級的無產化】 還有，統治階級的全部是正在那裏走上工人階級的路了，或者至少他們生存的條件是已有些危險了。這正像宣言所說：『因此，無產階級也就得了智識和進步的新的種籽。』

宣言說：『最後，就在階級鬭爭快要到決裂的時候，那統治階級（說得切實些，就是舊社會的全部）內部的分崩是一定很激烈的，因為有一小部份的統治階級是非脫離牠舊的關係而投入於那掌握未來命運的革命階級不可的。從前有一部份貴族曾投向有產階級過，如今也有一部份有產階級要投向無產階級去了；而且那些能認識這種歷史運動的意義和具有理想的有產階級的人們是更其要如此的。』

【勞動階級爲唯一的革命階級】 在和資本家對峙的一切階級中，那最有革命性的要算是無產階級了。不錯，到末了，一切其他階級果然也是要消滅的，果然也是要爲自己的生存而反抗那有產階級的，但是他們是復古的，是不過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而已。就使他們是革命的，也只是因爲他們快要墜入無產階級。他們所保護的，並不是現在的利益，卻是將來的利益。所以共產黨宣

言說：『那批社會的贅疣，就是那些從舊社會的最下層裏淘汰出來而正在腐化的羣衆，雖也往往捲入於無產階級革命之運動中，但是他們的生活狀況卻是很容易作爲被保守黨的陰謀所收買的工具的。』

【大多數人民的運動】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的。近代資本的鎮服已把他們的民族特性剝奪殆盡。法律，道德，宗教，在無產階級看來，不過是有產階級的偏見而已，因爲在这一切東西的背後都是有產階級的利益埋伏着的。倘使其他階級一旦獲得了權力，那麼，他們所企圖的只是要把社會屈服於他們自己的統治之下罷了。宣言寫着：『工人階級是不能夠成爲社會生產力的主人的，除非他們把他們以前的分配方法廢止了。他們沒有什麼要保衛的東西……以前歷史上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者說是爲少數人的利益而有的運動。但是那無產階級的運動卻是大多數人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那現有社會中最低的無產階級，若不把官僚社會上層的全部拋出到九霄雲外去，那是一定不能翻身，不能出頭的。』

因爲起初工人的奮鬥是限於國家的緣故，所以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先把他們和他

們本國內的有產階級中間的關係弄好了才行。這樣，那無產階級才可以跑進到國際中去。馬克思和恩格爾寫着說：『起初，那戰爭是不過在現有社會的內部而已，以後，那戰爭就成了一種公然的革命，並且推倒了有產階級，築起了無產階級權力的基礎。』

【勞動痛苦的增進】 在農奴制度時代，一切農奴都還有變為公民的希望；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切小產階級的人們都還有變為有產階級的希望，但像宣言所說：『那些近代的工人們卻不但不能和工業同時進步，而且還要漸次消沉到他們自己階級的生活狀況之下去。他們竟變了一批窮苦無告的貧民，而且這貧窮的發展要比人口和財富的發展更為迅速。』

從此，我們便可知道，有產階級是不能再做社會中的統治階級了；而且他們也不能再要社會來維持他們的生存了。他們不配統治，因為他們不能擔保奴隸們的生計，因為他們讓奴隸們淪落到一種仰給於人而不能給人的地步。』

【資本家產生了他們掘坟墓的人】 資產階級生存的主要條件是資本的成立和資本的增加。資本的條件是工資勞動；而且，這工資勞動是不能夠生存的，除非勞動者中間沒有競爭的事。但

是近代資本的發達卻已把勞動者聯合起來了。

因此，近來資本已把有產階級的生產和分配的基礎根本破壞了，牠所造成的乃是一批掘牠坟墓的人。這樣，有產階級的傾覆和無產階級的勝利乃是兩件不可避免的事。

【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爾在這樣地預言了資本主義的傾覆和生產

階級的勝利之後，就轉入宣言的第二段裏去了；這一段所講的是工人階級對於共產黨或社會黨的關係。據馬氏和恩氏看來，共產黨或社會黨都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份，是不能分離的。以下是宣言的內容：

「共產黨不是爲了要反對別的工人階級的黨派而組織的另一種的黨派。他們所感到的，除了無產階級的全部的興趣，再沒有別的。他們不是要別樹一幟地另外提倡些什麼主義來規定無產階級的形式。共產黨和別的工人階級的黨派的異點，只是以下幾條：（一）當無產階級在各該國內鬪爭的時候，共產黨不但要超過一切國家的界限，把無產階級全部的利益指示給我們看，而且還要把這利益實現出來。（二）在工人階級和有產階級鬪爭的時候，無論何時何地，共產黨所



代表的乃是全部運動的利益。他們是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中之最進取最果敢的一部份，是能推動其他一切人們邁進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方針、情形和結果，是應比其他的無產階級份子更爲清楚的。至於共產黨目前標的，是和其他無產黨一樣的，就是：（一）把無產者糾合起來，造成一個階級；（二）推翻有產階級的威權；（三）無產階級掌權。』

共產黨的結論並不是根據於世界改良家的意思，而是從我們一般人所看得見的歷史運動中發生出來的。

【共產黨的自白】 此後在宣言裏所記載着的是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的誹議。共產主義並沒有要褫奪任何人對於社會生產的分配權的意思，卻不過是要把那種藉着分配方法以壓制他人的勞動之權力剝奪去罷了。一般資本家都在那裏浩歎着，以爲生產制度是一定要把文化毀去的，但是資本主義的文化對於大多數人們卻不過是把他們造成像機器一樣的東西罷了。還有許多非難共產黨者都以爲共產黨是主張共妻的，其實，他們唯一的目的像宣言所說：『只是在廢止那種以女性爲生殖工具的辦法罷了。……總之，倘使我們要廢止現有的生產制度，那麼，我們不能不

廢止那種現有生產制度所產生的共妻，比如公娼和私娼。」

【民族仇恨的消滅】 有些人反對共產黨，因為說共產黨是沒有國別的。以下是宣言的話：

「工人階級是沒有國家的。我們斷不能奪取他們所沒有過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奪取政權，就是要把自己作爲一個民族中的領袖階級，所以牠自己就是一個民族，不過這「民族」兩個字和有產階級之所謂「民族」有些不同罷了。不錯，自從有產階級有了發展之後，自從人類獲得了自由通商，世界商場，生產和生活統一之後，民族的差別和人類的仇恨便一天天地消滅了下去，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握着了威權，牠是一定要把民族的仇恨更迅速地消滅下去的……倘使個人掠奪個人的事沒有了，那麼民族掠奪民族的事也是不會有的。倘使一個國家裏面階級和階級的仇恨沒有了，那麼，國與國中間的仇恨也是不會有的。」

【共產黨的計劃】 於是那宣言就轉入到共產黨的計劃中去了。「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超過統治階級，爲民主主義奮鬥。然後要利用牠的政權，慢慢地去奪取有產階級的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都集中在國家的手裏；就是把生產工具交給那些有組織而有統治能力的無產階

級的手裏，以增加生產力的總數的意思。』

『在最初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藉着一種手段去達到目的。這種手段，在經濟方面看來，雖是很不充實而又很不強固，但在繼續應用之後，是定能進步的。對於舊有的社會秩序必可給以更深入的打擊。總之，這手段是生產制度改革中所必須具有的一件東西。』

【目前的要求】於是那宣言就列舉了幾種目前的要求：（一）廢止土地私有權，將所有的地租用在公共的事業上；（二）徵收嚴重的累進率的所得稅；（三）廢止一切繼承權；（四）沒收移民及叛徒的財產；（五）用國家資本創設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的手裏；（六）把交通及運輸機關都集中在國家的手裏；（七）擴大國有的工場及國有的生產工具；（八）開闢荒地根據普通計劃改良土地；（九）各人對於勞動應有平等的義務；（十）設立實業軍，尤其是農業；（十一）把農業和製造工業連絡在一起；（十二）平均分配全國戶口，以漸次消滅市鎮和鄉村的差別；（十三）設立公立學校，對於一切兒童概施以免費教育；（十四）廢止現行兒童的工場勞動；（十五）把教育和實業的生產打成一片等等。

其中有幾項，工人階級業已獲得了。至於其他要求，那些工人階級的份子還在那裏追求呢。

【工人階級廢止自己的威權】 宣言第二大段的結論是：『這樣發展下去，因為階級差別已

沒有了，一切生產已集中在全國民衆的大聯合的手裏了，所以政權就失掉了牠的政治性質。原來，政權這件東西不過是這一個階級壓迫那一個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而已。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格鬪時，雖迫於情勢，不得不組織一個階級，不得不應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統治階級的地位，不得不應用權力去掃除一切舊有的生產條件，但同時，因為無產階級應把一切階級仇恨的條件掃除淨盡，所以牠應把自己階級的威權廢止。總之，我們在廢止了舊有的有產社會和牠的階級以及階級仇恨之後，我們便應另換一個以各人自由發展為全體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才行。

【對於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批評】 在宣言的第三大段裏，跟着一個對於各種社會主義的簡

括的批評。馬克思和恩格爾說：『那些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對於現有社會原則所下的攻擊，在啓發工人階級一事上，乃是很有價值的材料。』不過，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雖還在牠的幼稚時代，但對於那些烏託邦者卻已有了以下的貢獻。他們以為烏託邦不過是：『一種沒有歷史的基礎，沒有獨立

的政治運動的階級罷了……以爲歷史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發明而行動，以爲解放的條件可以按照他們的幻想而造成，以爲無產階級可以按照他們的發明者所計劃的社會組織法而組織的。他們以爲未來社會就是他們實際社會計劃的宣傳品……他們總是向社會全部說話，連一些兒的階級分歧都不顧到，而且還特別地情願向那統治階級說話。他們以爲如果一般人都懂得了他們的學說，那麼，怎會不去採用這種最好社會的最好方法呢？因此，他們對於一切政治行動，尤其是革命行動，總是不贊成的。他們想要用和平手段去達到他們的目的，想要用小小的實驗——其實是必歸失敗的——和以身作則的辦法去開闢新社會福音的途徑……』

【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團體的合作】在共產黨宣言的末段裏說着：『共產黨是爲着臨時的、目的而戰，爲着工人階級眼前的利益而戰的。雖然如此，但在現有的運動中，他們卻也代表未來的運動，而且也留意於未來的運動。』在法國，他們和社會民主黨聯合；在瑞士，波蘭和德國，他們和其他的黨派聯合。

『在德國，有產階級如有革命行動，那他們定可以與有產階級合作，向專制政體，封建地主，和

小資產階級下總攻擊令的。』但同時他們總是表示着：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的仇恨是免不掉的。至於他們所以要先注意到德國，因為德國的有產階級快要革命了。而且，德國有產階級的革命，按情形而論，要比英法有產階級的革命更為適合，因為在這有產階級革命後面跟着的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總之，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對於各種反抗現有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革命運動是一概予以援助的。這正如宣言所說：『他們到處工作，為各國民主黨的統一和協作努力。』

【共產黨主張用武力把現有的制度推翻】宣言最後的幾句話是：『共產黨是最不愛隱祕自己的見解和主義的。所以他們公然宣言，倘使要達到他們的目的，那麼他們必得用武力把一切現有的社會情形統統推翻才行。他們應使那些統治階級的份子，在共產革命的面前發抖。因為無產階級，除了牠的鎖鏈之外，是不會有什麼別的損失，而他們所得到的卻是世界的全部呢。一切國家的工人們團結起來啊！』

【宣言的評價】拉斯基說：『共產黨宣言在那不公平的事的未成熟的反抗上看來，確是一種指導，一種哲學。從此，我們那些間斷和散漫的團體便成了一個有組織有勢力的黨派。牠把社會』

主義從以前那些危害政府的人們的說數中解放了出來，而給以一個指定的宗旨和歷史的背景，使一般工人們感覺得他們的使命是具有歷史價值的，他們的工作是高尙的；這樣，共產黨宣言就造成了無產階級的意識。反之，共產黨宣言把兩種信仰破壞了：第一，社會主義可以沒有長期準備而獲得勝利；第二，沒有時代事實的經濟組織是可能的。牠既沒有堅持過自然的權利，也沒有規定過什麼形而上學。牠所注意的乃是制度過程的縝密和批評的歷史調查。共產黨宣言對於那些從高的地方去觀察歷史過程和從歷史中獲得殷鑑的人，確是一部人類偉大的典籍。共產黨宣言不但是一種結論——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時，一般工人們所以受苦，是爲着他們的革命不過是一種騙局——而且也是一種預言，因爲他們還是可以進入那應許之地的。」

### 一八四八年之革命

【歐洲的情形】 我們要了解共產黨宣言的內容，和牠所含有的精神，我們必須研究當時代的情形，比如：（一）恩格爾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情形裏所述的資本家對於男婦老稚的殘忍的侵略；（二）在過去五十年或七十五年中間，機器生產方法對於各方面影響；（三）

嚴重的經濟危機；（四）除了有幾處之外，其他一切的工人們，無論是在工業範圍之內，或是在政治範圍之內的，都沒有組織；（五）歐洲各國工人階級權利之剝奪；（六）許多背叛和暴動的徵兆。

【法蘭西二月革命】 在共產黨宣言才送稿後數星期之久，那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法蘭西革命就爆發了。在過去的八年中間，法蘭西是在內閣總理基佐的統治之下，他不時地催促法王路易腓立比，要他使用實權。其時，政治組織非常腐敗，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掌握之中。除了數十萬少數民衆之外，其餘的人都沒有選舉權。對於社會情形的公開的反抗是不可能的。一般人民的不滿意，居然把基佐趕跑了。不過民衆對於基佐的辭職還是不能滿意，所以二月二十三那一晚，在巴黎外交部門口，他們便組織了一種可怕的示威運動；在開火之後殞命者數人。到了二十四日，天色矇矓的時候，巴黎東城已充滿了防塞，全城入於紛亂的狀態中。於是路易腓立比把王位讓給了他的孫兒。同日下午他們就把共和國宣布了；只待國會追認。因此，有許多工人都歡迎這次的革命，以爲這是勞動階級掌權的社會革命的先聲。

【革命的瀰漫】

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聽見了巴黎二月革命之後，就說：『一七九三年的



事變恐將重見於歐洲了；『因爲他猜想這革命是不僅止於法國的。在巴黎政變之後數星期之久，就是在三月十三那天，維也納學生居然跑進國會的議事廳裏高喊『打倒梅特涅』的口號，勒逼梅氏辭職，要他快走。我們都知道奧地利人民在暴政之下討生活，爲時已久；法律和課稅的通過從未徵求過人民的意見；農民就是要從甲地往乙地也須得到政府的准許；一切新聞報和書籍都在警察監視之下；梅特涅所引爲自得的就是他能使科學精神不致侵入大學中去；這些都是奧地利三月革命歷史的背景。梅氏辭職後第二天，匈牙利國會就派代表到奧皇那裏要求組織一個負責的政府。於是藉着噶蘇士的能力，便設立他們自己的財政、軍政和外交各部，同時把農民都無條件地釋放了。跟着，捷克人也起來要求人民自由和農奴的廢止了。

以上這許多不安寧的事件便激起了意大利多次的革命。意大利受了這些騷動的影響，沒有幾天工夫，竟然把倫巴底一大部份的奧軍趕跑，並且建設了不少的共和國。

同時，在巴登、符騰堡、巴威、薩克森各地都有同樣的騷動。在柏林，一般人都請求普王爲普魯士制立一種憲法。普王爲應付他們的要求，使用普選方法召集國會，專事起草憲法。此外，瑞士民衆也

起來要推翻他們一八一四年舊有的憲法；英國民權黨徒也起來要爭得國會中的選舉權。總之，一般人都中了革命的狂熱，以爲他們在奪取選舉權之後，必能馬上獲得經濟的解放。但可惜那時計的搖錘並沒有向這方向轉去！

【六月的失敗】在巴黎二月革命以後，臨時政府便發了一道通告，說勃郎所提倡國家工場，應當建設，一切都應有職業。盧森堡皇宮應有委員在那裏看顧工人階級的利益。勃郎和亞爾伯，特是這委員會的領袖。他們以爲在這情形中所包含着的是工人階級的新紀元。於是他們召集各種職業的代表，開了一個所謂勞動國會。三月十日，國會在盧森堡皇宮開幕的那一天，勃郎很熱烈地說道：『我們現在在這些曾爲錦衣映照過的座位上所看見的是什麼呢？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些從難能可貴的勞動換來的襤褸衣服，而且在許多衣服上還背負着最近的格鬪的印證呢。』但在臨時政府的議案中，卻沒有勃郎爲工人的利益而有的計劃的成分存在着。他們所以這樣的辦法，無非是要緩和不安寧的現象，把這辦法不過作爲在保守的農民還沒有在國會中得到發言權及代表之前的一種過渡而已。所以表面上他們雖通過了一切關係勞動的議案，但在實際方面，他

們卻沒有設法把這些議案實現出來。現在那些失業者所得到的不過是些兩個法郎一天的挖壕溝和造礮臺的工作而已。在五月裏，他們雖根據普選權的辦法，把國會選了出來，但牠所代表的不過是一批不很贊成社會主義法制的穩健的共和主義者而已。所以在開會的時候，他們就把國家工場封閉了，叫那些被開除去的工人們自由擇選；或是加入行伍，或是離開城池。於是民衆就集合了起來，在麪包和子彈中間奮鬥着。從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那天起，直到星期一爲止，他們和政府軍隊在巴黎的街上血戰着。自然，那些枵腹而又設備得很可憐的工人們是易爲卡汾雅克將軍的有訓練的軍隊所敗的。失敗後，他們便嘗到了嚴苛的待遇。其中有四千人沒有經過查問便被流放。他們把領袖禁錮了，把一切印刷物都禁壓了。

六月失敗後，他們就選舉路易波那帕脫爲總統，在一八五二年，就把共和國重新改爲帝國了。【歐洲其他諸國之反動】不但如此，在奧地利那批共和黨的人也遭失敗。波希米亞從民族爭鬪而起的分崩，給了樊狄士格累次將軍以一個礮轟布拉格的機會；從此，他把革命者打敗了。在凱旋之後，他居然進至維也納，給了專制政體以一種新的勇敢，他又到了匈牙利，把匈牙利的國會

解散了，向革命者復仇。此外，他又助奧地利恢復牠制勝意大利的威權。

在柏林，那以前曾提出過一種在專制政體看來是很新的憲法的國會也被解散了，起而代之者乃是一種剝削民權的憲法。那些急進派因為覺得他們是不能再在德國居住下去，所以有好多人就將美洲作為他們政治虐待的避難所。

【共產聯盟的解散】歐洲革命的失敗竟然把歐洲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趕進到一個無聲無臭的地位中去。此後差不多有幾年工夫，所有的格鬪不過是有產階級自己中間各派的格鬪而已。這正像恩格爾所說：『現在工人階級的戰爭竟演成了政治活動的戰爭，並且造成了中產階級的急進派的左翼。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倘使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還不絕地表顯出牠的生命來，那麼，牠還一定是要被人家很殘忍地打倒的。』

普魯士警察把科倫的共產聯盟總部的部員都扣留了，給他們以從三年至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此後，那聯盟就被解散了。在當時看來，共產黨宣言的勢力雖像是要與聯盟同歸於盡，但在將來，那宣言在世界勞動運動中間卻有牠重要的地位，這是可斷言的。

## 第十五章 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以後的生活

【馬氏被邀赴法蘭西】歐洲革命運動的崛起和牠的反動，對於馬氏以後的生活有深切的影響。二月革命對於馬氏個人事業的第一個影響，就是比利時政府因為恐怕革命要蔓延到北方去，便把他放逐了。不過同時那些法國的革命者卻恭恭敬敬地請了他到巴黎去。臨時政府斐迪南夫羅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一日的信裏說：『法蘭西共和國乃是一切自由的友人們的避難所。專制政體雖已把你趕了出來，但自由的法蘭西卻歡迎着你，不但是在歡迎你，而且也是在歡迎一切爲人類的神聖和友愛的事業而奮鬥的人們。這是法國政府一切職員們對於他們的職務所應具有的了解。』

馬氏在法國時，曾召集共產聯盟的會員，替他們設法回到德國去參加德國革命。自從馬克思和恩格爾到了來因之後，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馬氏就當了來因新報的編輯；這報在以後的一兩年

中曾經受了許多風波。

【馬氏回德國】馬氏因為感覺得工人是再不能取和平的途徑去達到革命的目的，並且勞動階級第二次革命的時機是已經成熟了，所以就在來因新聞的論文中竭力主張有產階級的繳械，以及革命恐怖和革命軍隊的建立；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把社會的死的愁苦縮短，而集中在一個地方。

在一八四九年五月的來因新聞中他預言工人階級的勝利快要到了。他說：『在東方，我們已有了一枝爲各國戰士們所組成的革命軍隊，這軍隊的代表同盟者是俄羅斯軍隊，牠的對手方是舊有的歐洲。現在這赤色的共和國是已從巴黎發現出來了。』不過，可惜他所希望的還是不能實現。

【恩格爾改變戰略】過了幾年，在一八九五年，就是在恩氏死前六個月的時候，他承認馬氏和他自己對於革命的時機和工人們在達到革命的途徑中所採用的戰略是觀察錯了。他說：『現在歷史已證明我們錯了，並且已經揭穿，我們那時候（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意見不過

是一種幻想而已。但歷史不但把我們既往的過失抹殺了；而且也把一切無產階級格鬪的情形都改變了；因爲那一八四八年的戰略，在現在看來，完全是陳舊了。」

他又說：『現在歷史已證明那時候歐洲的經濟現狀確還沒有達到廢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成熟的地步，因爲自從一八四八年之後，經濟革命竟然影響了全歐，把偉大的工商業介紹到法，奧，匈，波，諸國去了，——尤其是最近的俄國——使德國成了一個頭等的工商國——這些都是以資本主義爲根基的，而且在一八四八年看來，都是含有着廣大的能量的。』

【恩格爾與選舉權】恩氏接着說：現在工人們已知道怎樣把欺騙的投票變爲解放的工具了。從選舉權規定之後，一般工人們便感覺到他們的勝利是很有把握的，因爲選舉權不但可以使工人們知道自己的力量，而且也可以知道敵方的力量；選舉權不但可以使工人們在選舉時得與羣衆接觸，而且也可以使工人們勉強一切黨派爲他們的觀點說話。這樣他們的代表才可以得到一種發言的地位，自由自在地向國會中的敵方和民衆說話了。恩氏說：『因此，有產階級和政府對於工黨的合法行動和選舉的勝利，比對於工黨的非法行動和造反的勝利更害怕得多。』

【防寨戰的日子已過去了】恩格爾說：到現在，就是一八九五年，防寨戰是已經成爲過時的古董了。他說：『我希望這不是一種幻想，就是那種從巷戰而得的勝利和兩軍中間的勝利已變爲絕無僅有的事。……倘使我們要用合乎戰術的行動去成功革命的事業，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建設一個單純的防寨並且掩護牠。』

他接着說，在軍隊方面，他們所有的是大礮和那些設備周全，訓練有素的工程隊。所以在一八四九年的時候，勝利的機會就很少了。有產階級已跑到政府方面去了，因而防寨就都失掉了牠們的效用。那時一般士兵們所恃爲後盾的，並不是人民，卻是些革命者。還有，長官們對於巷戰的方法是很熟悉的。從此一切人就都贊成軍隊了。軍隊也便一天天地擴充起來。衛戍軍可以藉着鐵路的便利，於二十四小時內，把人數加增到一倍的光景。偉大的軍隊的軍械就格外地得力。雷管彈代替了實彈和開花彈，其力量足以震到最好的防寨。

他又說：『現在時候已經過了，我們不能再無意識的民衆所跟隨的少數人去成功革命的事業……歷史的愚弄已把一切事都顛倒了過來。我們做革命事業的人，在促進一件破壞工作時，



我們與其用非法的手段還不如用合法的奮鬥爲是。那些自稱遵守秩序的黨派的消滅，就是爲了他們自己所指定的法律的條件。」

【馬克思對於革命所發表的文字】 恩格爾在四十五年之後，曾記述他和馬克思怎樣在來因新聞裏鼓吹最近的革命。但是那些工人們卻沒有理會到這兩個年輕的編輯的呼聲；所以在兩年半的奮鬥之後，那報就停辦了。此後，馬氏出賣了他一切所有的東西，付了七千光景的德幣的賬。因爲他的報紙是已沒有了，他便到了巴黎，想去觀察赤色革命的情形。但他所遇到的卻是反革命。一八四九年，他從巴黎被驅逐了出來。於是他就到了倫敦。在那裏，他度過了他的殘年。

馬氏在倫敦時，最初幾個月他寫了不少關於歐洲革命的文字，整理關於法國革命的路易波那帕脫的二月十八日的稿件，並爲紐約講臺寫了許多關於德國情形的論文。這些論文後來在革命與反革命一書裏出版。他以爲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之所以失敗一方面是因爲世界商業危機的緣故；在另一方面，那反動卻是一八四八年夏開始和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發達的工商業所造成的。

他在關於德國革命的論文中，曾經說過：倘使有人因為革命失敗歸罪於任何個人的不忠實，那是無稽之談。又說：在像德國那樣的一個國家中間，想用革命的政變方法去獲得勝利，那是很難的，因為要在這種國家中間，去保留已得的地盤，不但應爭得一個要害，而且也應爭得無數要害才行。他說：『你若調查反革命成功的原因，那麼，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一種現成的答覆；就是說，因為某人某人欺騙了人民的緣故。這種答案的是非，全要看當時的情勢而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答案，就是對於人民怎的會讓他們自己被陷害的這個問題也解釋不出來。倘使一個政黨所知道的只有某人某人是不可靠的那些單純的事實，那麼，他們勝利的機會一定很少的。』

馬克思說：因為在德國一般工人都為小商人所雇用，而且，這些小商人的製造方法不過是中世紀的古董，所以，真正的工人反在少數之列，此外，還有不少的農民，或是小地主，或是封建農民，或是農事勞動者。因此，革命勝利的基礎，是很薄弱的。他又說：

『人們的興趣既然彼此不同，互相矛盾，各區和各省的興趣既然無法協調，而國內既然又因沒有像倫敦或巴黎那樣大的都會，須在單純的區域內為了共同的一件事反覆爭執，那麼，這爭執

勢必演成許多不通聲氣的爭執；而且，雖灑了許多赤血，耗費了許多精神和犧牲了許多金錢；但至終還是不能得到確定的結果。」

【馬氏在倫敦的生活】馬氏在倫敦時，他每天到英國博物院裏去，一連幾年，都是這樣；你可以看見他，從早晨開門直到管事的人把讀者逐出爲止，不絕地在那裏研究經濟，歷史，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並爲他以後的鉅著——資本論——蒐集材料。

這時，他和他全家都在饑寒交迫中度日。他們住在倫敦第因街鄰近索和的兩間陋屋裏。據說，在一八五二那年，他爲了要買些紙張，寫他關於科倫共產黨一案，竟然把他末了的一件衣服也送到當舖裏去。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〇年中間，他唯一的規定的收入只是從紐約講臺寄來的一鎊錢一篇的稿費而已。

不過到了一八六〇年之後，境遇就好些了，因爲他的朋友服爾夫在他的遺產裏送了他八百鎊，此外，還有恩格爾三百五十鎊饋贈。服氏送他的錢居然使他完成了他資本論的第一卷。

【經濟學的批評】一八五九年，馬氏發表了他的經濟學的批評。按他的計劃，這書原是他對

於政治整個討論的第一種；不過這計劃他以後就去棄了。這書的價值是在於揭出經濟史觀和馬克思價值論的公式；其外關於金錢和價值論的歷史，也是這書的名貴之處。

【一八六〇年之後】這是馬克思一生最快樂的幾年。他是個好客的東道主，每星期日晚上，他總是喜歡和他的全家與朋友們在一起。他的妻子實在是他的一個賢內助；因為她雖出身貴族，雖和丈夫度着困苦和壓迫的生活，但她卻從沒有反悔他們的婚姻過。拉法歸曾這樣的寫道：『那個殘酷的諷刺者海涅，雖對於馬克思的侮慢懷着恐怖，但他對於馬克思的妻子的那種敏銳的思想卻很佩服。馬克思極其尊重他妻子的智能和批評，所以，他在一八六六年曾向我說：『一切的文稿都經她審閱過的，因為他非常重視她的判斷力。』

馬氏雖曾有過六個孩子，女四，男二，但長成的只有三人，就是隆格特的妻子真涅，拉法歸的妻子羅刺，和阿味令的妻子厄拉涅。

【馬氏向第一國際的演說】一八六三年，他們在倫敦舉行了一個反抗俄國攻擊波蘭的大會。奧革是個工會的領袖。他提議這國際會議應常常舉行。因此，他們就規定了一個從一八六四年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他們邀請馬克思以德國工人代表的資格出席。從這會議就誕生了倫敦馬丁廳的國際工人聯盟會，這就是勞動階級的第一國際。

馬氏草了他就職的宣言，並宣布了他一切的主張。在這宣言裏：第一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六四年中英國工人的歷史；第二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中商業的陡漲，他說：『所謂財富和權力的狂漲完全是限於資產階級的。』他又說：自從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一年，土地集中進步甚速。一般工人雖沒落於災患的深淵中，但那些在上者的地位卻日增月盛地騰達起來了。

雖然如此，但是那些工人階級份子對於社會卻是提出了幾種建設的辦法，例如每天工作十小時的辦法。以前的經濟學家都說，這種辦法必要致英國實業於死地，因為只有那根據盲目的供給和盲目的需求的實業才能生存。馬氏說：『因此，這十小時的議案不但是件實際上的辦法，而且也是主張上的勝利，因為在光天化日之下，中產階級的經濟之倒斃在工人階級的經濟之下，這算是第一次。』這辦法給予工廠勞動者以許多德、智、體、三育的利益。

他說：『但是，在我們中間，卻有一種更大的勝利蘊藏着，這就是勞動的經濟戰勝資產的經濟』

的這回事。我們現在可以談到那少數勇敢者的單槍匹馬所提倡起來的合作運動，尤其是合作工廠的一件事了。這許多偉大的社會試驗是有着牠們相當的價值的。牠們所根據的並不是理論，卻是行爲。牠們已經證明了出來，就是：大規模的生產方法和根據近代科學原則的生產方法是可以離開那利用被雇者的雇主階級而獨立，而且，在生產時，我們不一定要把持勞動者之生計去統治和剝奪勞動者；所以所謂奴隸勞動，農奴勞動，雇用勞動，都不過是一種過渡和低等的勞動方式而已，在那具有樂意的手膀，澈悟的思想，興高采烈的心情的合作勞動還沒有到臨以前，這種舊有的勞動方式是必歸消滅的。」

他接着說：『倘使我們把這合作計劃單限於少數私人工作者之零碎的努力範圍以內，那麼，這計劃還是不能在照着幾何方式發展的壟斷行爲之下生存的，不但不足以解放一般民衆，就是想要顯然地把他們的痛苦的擔負減輕一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合作計劃應推廣到全國，應用國家資本去培養，……政權的爭奪已成了工人階級偉大的責任，……他們雖有着着一種原質，就是人數之衆多，但他們應具有團結之聯合和智識之指導，這樣，這人數的衆多才可以有牠的重量。』

此外，我們更應獲得那以道德和正義為基礎的外交政策，使道德和正義也可以指導私人中間的關係，然後，工人階級才可以為普遍的解放而奮鬥。

這篇對於工人階級的演說是於一八六四年在國際會議裏演講的。到了第二年，馬氏又寄了一封包含着價值論的通信給國際工人聯盟會，這就是他死了以後出版的價值價格和利潤，是馬氏價值論解釋中最明晰的一種。

【資本論】在他宣布了他的就職宣言三年之後，就是一八六七年那年，他偉大的著作——資本論——的德文本的第一版出版了。照這書的另一個名稱看來，這八百多頁的書的目的，是在用批評的眼光去分析資本制度低下的生產方法。馬氏在序言中說：在經濟學的批評（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出版和資本論的完成中間，隔有數年之久；對於這事，他是很抱歉的，因為久病的緣故，使他的作品時作時輟者有好多。他說：他所以拿英國作為近代工商業的例子，是因為英國是資本主義最膏腴的地方。還有一個資本制度發達得比較高的國家可以使一個發達得比較低的國家看清牠將來究竟要像什麼樣子的。在序言裏，那最可注意的要算是馬氏對於將來社會演進的

趨勢的性質這段話了，他說：

『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之於歐洲中產階級正和十九世紀美國內戰之於歐洲工人階級一樣地當作了他們的警鐘。在英國，這社會分崩的演進是已經很明顯的了。到了相當的時期，這分崩必要反應到歐洲大陸上去。至於這分崩的方式是更殘忍呢？還是更近乎人道呢？那是要看工人階級發達程度的高低而定了。除了他們更高尚的動機之外，他們的興趣正在那裏要求現有的統治階級，在法律範圍以內，把阻擋工人階級自由發展的障礙一概除去。』

『爲了這個和其他別的緣故，我在這書裏便給予了歷史細節和英國工廠立法的結果以許多的地位。因爲一個國家不但可以從別的國家得到教訓，而且也應當從別的國家得到教訓。本書的目的是要把近代社會行動的經濟律赤裸裸地敘述出來。倘使一個社會，對於尋求自己行動的自然律已經走上正當的軌道，那麼，縱然不能夠藉着勇敢的反躍和法律的規定，把一切在自然發展中所生的障礙剷除淨盡，但牠也可縮減牠生產的痛苦了。』

那些不相信波爾雪維克主義的人們，時常援引那末了一句話，資爲口實，以助他們的爭點，就



是：我們想躡等地去在經濟演進中成就什麼事是不可能的。馬氏在他序言的結論裏發表了他的信仰，就是：勞資關係的劇變，無論在英國，在歐洲，在美國，都已很顯然的了。所以他在列舉了幾種這樣的劇變之後，他就接着說：『這種時代的徵兆，不是紫色的外套，或黑色的法衣所能掩飾的。他們沒有證明：到了明天就會有什麼意外的奇蹟發生。牠們所表現的，是統治階級自己中間有一種預告正在那裏發生着，就是現有社會並不是一種固質的水晶，卻是一種能够改變的有生機的東西，而且牠是不絕地在變動的。』

原來，這書是討論商品，金錢，資本的性質和相互的關係的；把著者的剩餘價值論詳細地解釋着。這書證明了機器對於工人生活和社會全部的影響；叫我們可以注意到以前一切工廠法的結果。末了，牠把資本集中的普通原則發揮了。

【資本集中的原則】馬氏以爲：因着資本制度生產方法的發達，資本是一定要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的。還有，倘使勞動的生產力愈是發達，那麼，人們對於增添勞動的需求愈是減少，失業的人也愈是加多。他說：『如果後備的勞動者的數目較常備的勞動者數目愈是衆多，那麼遊民的數

目愈是加大。如果工人階級的貧窮者和工商業之後備軍愈是普遍，那麼，貧苦愈是厲害。這是資本集中的絕對的普通原則。雖然如此，但這原則是和其他原則一樣，可以為境遇所限制的。」

【痛苦的集中】痛苦集中是伴着資本集中以俱來的。因此，馬氏就用很熱烈的話，把機器生

產底下工人們的慘狀描寫了出來。他說：「在資本制度中間……一切生產工具都已變為統治和

侵略生產者之工具了。這種生產工具把勞動者分割了，使他成了一架機器的附帶品，把勞動者工作中間的一切優點，都毀壞了，使這些優點成了一般人所引為可厭惡的苦力。倘使科學在勞動過程中變成為一切獨立的力量，那麼，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與一切智力的關係愈是疎遠。這種生產工具使勞動者之工作情形走上了一條歧途，在勞動過程中使他在可惡而鄙卑的暴政之下屈服着。這些生產工具竟然把他生活的時間變作了工作的時間，把他的妻子兒女拋到資本之車輪下去了。一切產生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也都是資本集中的方法，資本集中的延長，同時也是助長那些方法的工具。因此，倘使資本愈是集中，那麼，勞動者的命運，不問他酬報的高低，是一定每况愈下的。所以遊民和工業後備軍的多少，與資本集中的高低和集中時所用的力量的大小是正比例的。

這原則把勞動束縛在資本之下，比什麼更爲堅固。這原則所建設的是痛苦的集中，而且痛苦的集中是與資本集中並駕齊驅的。因此，一方面雖是財富的集中，但同時，另一方面，卻是痛苦的集中，比如苦力，奴隸，愚蠢，殘苛，和思想的墮落。』

這一般話所表示的是馬克思的痛苦論，這論調是近代人所時常討論的。

爲了要證明這種資本集中的論調，所以馬氏就蒐集了許多英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作他的證見者。在一八四三年，他援引葛拉德士所說的『爲了一般人消費力的減低，與勞動階級和工作階級的貧乏和困苦的加增，所以一切財富便不絕地集中到上等階級的手裏去了，資本便不絕地發展起來了。』

過了二十五年，就是一八六三年那年，葛氏雖能把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權力暴漲的情形描寫出來，但他卻不敢斷言究竟工人的情形有否改良過。此外，馬氏又引了福塞特的話：『有錢的人雖很迅速地成了更是有錢的人，但我們對於工業階級的享樂卻看不出什麼進步來……他們倒變了商人們的奴隸，成了商人們的債務人。』馬氏在援引了這些引語之後，又介紹了許多統計表，把

一般人痛苦的情形和失業者的添增，赤裸裸地披露了出來。

【資本主義之自殺】照他看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中之矛盾，必要使資本主義走到自殺的地步。他說：『因爲那些掠奪和壟斷這變化過程中一切權利的資本家的數目不絕地減少下去，所以痛苦，壓迫，奴隸，墮落，和侵略的民衆就加添了起來。但同時又發生了工人階級的反抗，他們的人數是在增加的。他們的訓練，聯合，和組織，是資本制度生產過程的機體所造成的。資本壟斷不但成了生產方法的桎梏，而且這桎梏，在資本壟斷之下，跟着資本壟斷相互的發達起來了。於是生產工具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就和那保護資本制度的外殼到了一個不能兩立的地步，而且這外殼必要破裂，資本制度私產必要發出牠垂死的哀音。以前掠奪人家的人現在轉被人家掠奪了，並從資本主義的時代中，產出個土地和生產工具公有的工業社會來了。』

【這改變要比以前的革命更爲和平】馬氏接着說：我們不要以爲這改變所帶來的痛苦是和資本制度所帶來的工業革命一樣大。他說：『從個人勞動的零星的私產，變化到資本制度的私產，其過程必比從那已基於社會化的生產方法的資本制度私產，變化到社會化的資產更其延長，

更其激烈，更其困難。因為從零星的私產變化到資本制度的私產，乃是少數人掠奪一般人，但是從資本制度的私產變化到社會化的資產，卻是一般人掠奪少數人。」

【一般人之歡迎資本論】馬氏在敘述一般人怎樣接受他那部書的第一版時，曾經說過：起初那些德國有產階級中間的有智識和沒有知識的代表者都想用不贊一辭，不加可否的態度去致這書於死地。這是他們對於他以前作品的辦法。但是因為他們感覺得，在現在情形之下，這種戰略是不能再應用了，所以他們就寫了許多東西表面上算是在批評這書，但內骨子裏卻是想使有產階級可以安心罷。

不過後來，這書在一切工人階級的文學中，仍然獲得了一個很榮譽的地位，而且時常被人們視爲工人階級的聖經。

【國際黨的分裂】在資本論出版後的幾年中，馬氏所思想和努力的，就是國際黨的發展，因爲他對於國際黨具有極大的期望。一八六七年，他根據他平日的樂觀，寫信給恩格爾說：『一切事正在進行着。這樣，在那快要來到的第二次革命中，你和我便可以以有這強有力的機關在我們的手

中了。』馬氏雖把國際黨視爲一個預備革命的經紀人，但從最初的時候，在一切執管國際黨的不同分子中，就已有了一種激烈的格鬪。簡單地說：從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這國際黨是蒲魯東執管的；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是馬克思執管的；從一八七一年至次年國際黨分崩時爲止，是巴枯寧執管的。只有馬克思派贊成政治行動。其他的都在爲了社會組織的聯合經濟方法爭執着。那些信仰蒲魯東主義的人雖都竭力反對共產黨的進行計劃，但那些相信巴枯寧的人卻都是些共產黨的人。還有，那國際黨不但在理論上是分裂的，且在民族和國家上也都是各執門戶之見的。所以一般人常反對馬克思，說他是個專政者和相信大日耳曼主義的人。在這衝突中間發生了普法之戰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運動。

【普法之戰和法國之巴黎公社】在普法戰爭時，馬氏曾竭力催促德國工人們叫這戰爭不要成爲侵略之戰。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他替國際工人聯盟會總部以先知先覺的眼光寫了以下的話，他說：『如果德國工人階級聽這次戰爭失掉牠自衛的性質，而流爲一個反法國人民的戰爭，那麼，不論勝利或是失敗，都是一樣的不幸。不但以前獨立戰爭的一切痛苦都要死灰復燃，降

臨德國，而且更要厲害些。」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日，就是法國人在色當失敗後的幾天，馬氏又寫了一封信給總部方面，要法國工人們輔助臨時政府反對一切革命行動，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他說：『在仇敵們攻擊巴黎城門時，倘使發生了什麼推翻新政府的運動，那真是一種令人失望的愚蠢舉動。現在法國工人們應盡他們國民的本分了。……他們應當很冷靜地很堅執地去利用他們所獲得的共和國的自由。這樣，他們才可以徹底地把他們自己的階級組織起來，才可以獲得新的偉大的力量去改造法蘭西，達到我們的共同工作——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

不過法國的工人們因為害怕國會的專制傾向，和失業飢餓的痛苦，所以沒有去理睬馬克思。那巴黎公社的組織雖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宣布了牠的成立，但過了七個星期之後，牠就在血肉橫飛中被推翻了。馬氏以前雖曾反對這種騷動，但現在他卻竭力保衛那些工人們，使他們在巴黎公社中能獲得一席的地位。

【第一國際之遷移】在法國巴黎公社失敗後，第一國際深感得牠實際活動的工區，至少在

最近的將來，是不能再有的了。還有，國際黨內部也發生了許多派別和革命的隱謀。又因馬氏事務過繁，並很希望結束他的資本論，所以他便以國際黨總書記的資格，提議把聯盟會遷移到紐約去。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會議中大多數人就跟着他的意見，決定把總機關遷移到這美國萬商雲集的都會中去了。

【各國變遷的不同】馬氏在海牙會議的演辭中，曾講到戰略問題，他以為革命方策是各國不同的，並且說：在英國和美國，那革命是可以和平的手段去達到的。他說：「工人階級爲了要建設新的勞動的組織，必要奪得政權。他們非把舊有制度所運用的政策改變過來不可。不然，那便會像那些蔑視和放棄現世界的一切東西的基督徒一樣了。我們不敢斷言：那達到目的途徑，在任何所在，都是一樣。我們知道各國的制度風俗和習慣是應當留意到的。我們並不是否認有許多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倘使我更明白其中的計劃，那麼，我也許把荷蘭也加在裏面——的工人們可用和平的手段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卻是說，這手段不能千篇一律地應用到一切國家中去。」



國際黨自遷移到美國以後，雖苟延殘喘地生活了一下，但到一八七六年，便就消滅了下去。自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後，那工人運動就用隱謀和政變方法去發揮牠改進的意思了。過了半世紀光景，直到俄國革命時，這暴動革命的意思才又得到了多數的信仰者。

【馬克思與皋塔計劃】自國際黨完全崩潰了之後，馬氏便繼續他的文學工作。一八七五年爲了皋塔計劃的幾點的緣故，他竟然和拉薩爾的社會民主黨徒脫離了關係，並且把他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宣布了出來。在他批評皋塔計劃的時候，他否認拉氏工資鐵律的效能，並且又使人們相信自然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勞動所包含的使用價值是一樣的豐富。對於那生產合作的國家資助一說，他也攻擊着，並嗤笑工人的得救僅是在計劃的規定的那種臆說。他說：『任何運動中的每一個實在進步的梯階，要比一二十條政策的規定更爲重要。』

馬氏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簡單的暗示，是從以下的至理名言中發現出來的。他說：『在社會資本制度和社會共產制度中間，有一個時代，這就是革命的變化時代。這時代和政治的過渡時代是一樣的，因爲在政治的過渡時代中間，所謂國家，也不過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專政而已。』不過

一般人對於這幾句話的解釋正多着哩！

【馬氏對於報酬的論調】馬氏所說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下的報酬一段話，對於那些立刻要建設一種制度，根據需要而酬報的人們，是饒有興趣的。他說：『倘使那分工下各個人的奴隸式的服從和手工勞動與智識勞動的衝突，都消滅了；倘使勞動不但成了生活的方法，而且也成了生活中至高的需要；倘使生產力和社會富源爲了一切個人的智能都已發達了，加增了，豐富了，那麼，在這種共產社會的更高尚的境界中，我們才可以把資本權利完全摒除，在這社會的旌旗上面，我們才可以鏤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一句話。』

【馬氏的晚年】從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三年，就是他逝世那一年爲止，馬氏不絕地在經受着肉體的痛苦。他雖爲了不得已而賦閒着，但他卻留下這個機會去研究美國和俄國的農林情形，並且孜孜矻矻地在研究其他的一切問題。從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他在卡爾斯巴德地方休養，在那裏，他搜集了資本論第二冊的材料。雖然如此，但卡爾斯巴德和其他潮濕之地，卻都不能療治他的病；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那天，他就與世長逝了。

恩格爾在寫給他美國朋友索革的信裏說：『人類不但是失掉了一個領袖，而且也失掉了他們現有的最重要的領袖。不錯，那工人運動是還要追求上去的；但那運動的中心，就是法，俄，美，德，諸國的一般民衆，在危急的時候，所引爲衆望所歸的中心，卻已經不在了，因爲一切人在危急的時候，都曾到他那裏去領受詳晰的教言過，而且這種教言只有天才與全智的人才可以有的。』

【馬氏之殯葬】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就是星期六那天，他們把馬氏安葬在倫敦的亥給特公墓中。恩格爾和李布克尼希都從德國兼程奔喪。除了其他在馬氏墓旁演說的人之外，更有恩李二氏。恩氏說：『馬克思發現人類歷史的進化律，是與達爾文發明有機自然的進化律一樣。那種爲過去的理想所掩蔽着的單純事實——就是在人們還沒有注意到政治，科學，藝術，宗教和其他一切事物之前，首關重要的是飲食衣住——造成了民族制度，法律制度，藝術意思，宗教理想的基礎，而且只有根據了這基礎，我們才能解釋出民族制度等等的所以然。』

李氏說：『他把社會民主從一系一派提高到一黨的地步，這黨現在雖還沒有成功，但至終是仍要獲得最後的勝利的。』

【馬氏的蓋棺定論】自從他死了之後，他的名字才閃映出一種新的光彩，他才成了一切時代工人階級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最偉大的領袖中的一個了。他雖然把那大的改革的速度計算錯了，但他卻根據了他的卓見，把那改革的方向預先說了出來。拉斯基說：『他在社會討論的前面安放着人類現狀的最後的問題。在人們窮苦無告的時候，成了一件不可勝計的有價值的工作，就是給予了人們一個希望。那些爲社會改造而工作着的一切國家都從馬氏那裏得到了牠們的威力和卓越之見。』他又說：『他最準確的地方，就是他預先觀察到他那時候的文化是建築在沙土上的。他的預料也許有錯誤之處，但我們對於那個把被壓迫者的疾苦放在自己幸福前面的流放的革命者，是應當予以諒解的。』

## 第十六章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的基礎

### 經濟史觀

【定義】馬克思學說的主要三點是：（一）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二）階級鬭爭；（三）剩餘價值。

我們上面所已提及的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的意思，就是在任何時代中，社會的經濟關係，——就是那些使人們生活的東西，而且只有藉着這種東西，他們才能產生交換和分配一切他們以爲可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物品——是具有極大的勢力，而可以規定社會的演進，造成政治，社會，智識，和道德的關係的。

馬氏雖曾在他的一切作品中，尤其是在他的共產黨宣言和哲學的貧困的序言中，提到過這種學說，但是他卻從沒有把牠的界說很詳細規定過。他雖想在名學一書裏，把這學說詳細細研

究一下，可是他沒有把這部書寫成。他的目的並不是要發現一切事物的根源，只不過要發現社會變化和演進的一切原因而已；所以，他所尋找的是歷史的活的原則。

【馬氏以前的人】 照馬氏以前的一切人的解釋，他們以為歷史的劇變是全憑藉着偉大的人格，理想的發達，宗教的信仰，政體的改變，物質的環境，例如氣候，食物，土地，而發生的。

馬氏的理論，雖在許多烏託邦著者的作品中已有了牠的暗示，但這正像塞利格曼所說：『倘使我們承認，只有能够發明一種學理，並且看出這種學理的重要和含意，使這學理成爲他們科學系統的成分的思想家是具有創造才的，那麼，我們一定可以承認馬克思爲經濟史觀的創造者了。』

這個年輕的社會科學家自研究黑智爾的一切學說之後，便成了一個篤信『過程說』的人了；所謂過程，就是一切事物是遲早要過去的，一切的演進和改變，都是衝突的結果的意思。馬氏更爲費兒巴黑的自然主義的解釋所影響。這正像塞利格曼所說：『費兒巴黑的自然主義，和黑智爾辯證法中的過程觀念，把他引到了一種論調上去，就是一切社會制度都不過是一種演進的結果』

而已，而且這種演進的原因並不是意象，卻是物質生存中間一切情況。換句話說，費氏和黑氏兩種論調把他引到了一個經濟史觀上去。」

【馬氏對於這理論的解釋】馬氏在他經濟學的批評序言裏，曾說他在修正了黑智爾的法理哲學之後，怎樣地歸納到一種結論上去，就是一切法律的關係和政治的形體，既不能根據牠們的自身而了解，又不能用人類思想的普通的演進來解釋，牠們的基礎卻是在生活的物質條件中的。

馬氏說：「至於我所達到的總結論，和我在既達到之後的那個可作我一切研究的綫索的總論，可以在以下簡單的幾句話裏概括起來：在社會生產中，人類就走進了兩「不可避免」和「不受意志牽制」的關係中去；而且這種社會生產是人類自己主動的。這種生產關係必和物質生產的過程中的某一個時代相符合。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所造成的，是社會的經濟結構，這結構是一切法律和政治結構的基礎，是與社會意識的方式相符合的。物質生活中的生產制度可以決定我們生活過程中的社會、政治、和精神的一般性質。」

馬氏在他一八四七年寫的那本哲學的貧困裏主張着，人類因爲生產制度改變了，一切社會關係也就改變了。手工業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封建式的社會，汽機廠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具有着實業資本家的社會。那些根據物質生產去建立社會關係的人同時也就是那些創造原則，理想和範疇的人。因此一切理想和範疇都不過是歷史的和暫時的產物而已。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爾，在共產黨宣言裏曾證明：有產階級，在改變生產方法中，是可以把社會全部的性質改變過來的。馬氏自從寫了宣言之後，曾竭力把這論調應用到現有的政治情形中去。在他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資本論裏，他雖沒有把這種學說正式地規定起來，但他卻不絕地以爲這種學說是毫無疑義的了。不過歐洲的一切作家直到一八九四年，就是資本論第三卷出版時，才得抓住這種學說的實在意義，因爲這卷書對於歷史的解釋是很多的。

【經濟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有許多的人所以批評經濟史觀，因爲他們具有一種臆說，就是馬克思和恩格爾除了經濟原因之外，對於其他任何原因的勢力一概否認。其實，他們雖爲着急不擇辭，沒有充分地掩護自己，以免掉這種攻擊，但他們卻從不曾說經濟原因乃是唯一的原因。



一八九〇年，恩氏寫給一個學生說：『現在的事實是：一般青年都把經濟看得太重了，這是馬克思和我二人所應負責的。在對付反對者的攻擊時，我們不得不特別注重他們所否認的原則，因此，我們就沒有時間，沒有地方，沒有機會，使其他的原因得到牠們應得的地位。』

在另一封信裏，他把這意思申說着：『照唯物史觀說來，歷史的原因就是在實際生活中生生不息的一事上了。至於別的，馬克思和我從沒有說過。不過，倘使有人把這點看錯而以爲經濟原因是唯一的原因，那麼，這就成了一句沒有意義的抽象的，和無謂的話語了。經濟條件雖是歷史的基礎，但牠上面的一層構造——政治鬭爭的結果和組織——的各種成分和法律的方式，以及一切參加實際政治鬭爭者的反動，例如政治論，法律論，哲學論，及宗教觀——這一切對於歷史中的鬭爭都有影響，而且在許多地方這一切都可以規定鬭爭的方式。』

此外，我們又不能把這論調和唯物的人生哲學混合起來；因爲經濟史觀所討論的不是宇宙的最後的原因。

【這種學說的風行】在這經濟史觀中，馬氏所看到的不但是過去歷史演進的解釋，且也是

從現有經濟制度演進到社會主義的秩序的根據：這是他在共產黨宣言和他以後的一切作品中分析社會演進時所提到的。有許多近代歷史家，對於將來生活中的經濟勢力和將來社會變化中這種學說的應用，雖還在不知之列，但他們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歷史，卻正跟着馬克思一樣地在那裏注意到經濟原因的重要了。因此，馬氏的作品，對於解釋一切過去和現在的歷史事實一事上，是具有極大的革新的效力的。

### 階級鬭爭

【階級鬭爭的重要】以上，當我們討論到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晚年的生活時，我們已把馬克思對於階級鬭爭的歷史觀提出了。馬氏相信：自從古代部落社會土地共有制度消滅之後，物主和工人間之鬭爭，在過去社會中很是重要。他又肯定：等到工人們要想以社會之管理者自居時，階級鬭爭，在社會中間是一定要有的。到那時候，一切東西都要轉移到生產者之手中去，而且從此，社會就要從一切侵略，壓迫，階級分歧，階級鬭爭中解放出來。這是造成馬克思學說的根本要點；這大概是不用再講的吧！

## 馬克思的價值論

【馬克思主義中的經濟學】經濟史觀和階級鬭爭的學說是馬克思思想系統的社會學的基础；在另一方面，價值論乃是他的經濟學的基础，這三點雖互有關係，但許多接受馬克思的社會學主張的社會主義者，卻以為他的勞動價值論和他的剩餘價值論都缺而不全，在近代社會主義的哲學上是不需要的。

【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還沒有把他的作品寫出之前約一百五十年，一般英法的經濟學家都已演繹出一種學說，就是一件商品的價值——交換中商品所有的價值——全按照牠在生產時所需要的勞動的數量的多少而定。這種馬氏所提出的學說，是由英國配第和法國霸基爾貝耳諸經濟學家首開其端，而英國李嘉圖和法國西思蒙第諸人則踵其後。

以下是馬氏從以前經濟學家那裏承襲來和曾經他發揮過的價值論的大概：『一切商品所通有的社會原質是勞動。——一件商品所以具有價值，因為牠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品。商品價值的大小隨着牠所包含的社會原質的多少而定。這就是說：商品價值的大小，全依照牠在生產時所需

要的勞動的多寡而定。因此，商品的相對價值是根據商品所含有的勞動的數量或總數而定的。」

【商品所含有的勞動】馬氏在估計一件商品所含有的勞動的總數時，曾說：我們不但應注意到一件既成的物品所含用的最後的勞動的數量，而且也應注意到原料所含有的以前的勞動，和以前我們在工具，機械，房屋上所應用過的一切勞動。他說：「例如棉紗的價值是勞動數量的結晶品，所謂勞動數量就是在紡織時棉花所得的勞動，產生棉花的勞動；石炭，石油以及其他應用過的一切附帶原質的勞動；汽機，紡錘，工廠建築的勞動等等。」

【社會必需的勞動】馬氏接着說：雖然如此，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倘使根據這種學說，那比較懶惰比較粗笨的人所出的商品是比較有價值的了，因為一個懶惰的人在生產一件商品時所用的時間，必比一個精幹的人所用的更多。他說：「我們說商品的價值是根據商品所包含的勞動的數量而定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狀況中，在一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情形之下，使用勞動之社會平均的強度和平均的技能時所必需的勞動數量。」

他又說：在英國，倘使機器織機和手工織機競爭，那麼，機器織機只要有一半時間，就可以把棉

紗變成棉布。那些機器織機的紡織者只要九小時或十小時就够，但可憐的手工織機的紡織者卻要十七或十八小時一天才行哩。雖然如此，但他二十小時的勞動所生產的產品，在現在的社會的勞動時間看來，卻不過是十小時而已，或者說，在社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看來只要有十小時工夫就可以把棉紗變成織物了。因此，一個人在二十小時內所生產的產品，比他以前在十小時內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沒有更大些。倘使我們把一切商品的社會所需要的勞動的數量，和商品交換時的價值規定起來，那麼，商品生產時所需要的勞動數量的增添，就是商品價值的增添；反之，商品生產時所需要的勞動數量的減少，就是商品價值的減少。」

【價格】 價格自然不能和價值混爲一談；因爲價格是價值的貨幣的表現。倘使價格不過是價值的貨幣的表現，那麼，價格就成了一種自然的價格了。但在自然價格之外，我們還有一種市價；這種市價在自然價格之下，是根據供給和需要的降升而轉移的，這正像斯密司亞當所說：『自然價格是中心的價格，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是不絕地向着這中心跑的。有時各種意外的遭遇可以使價格超過自然價格，或使價格降落到自然價格之下。不過無論那阻擋價格使價格不能停止在休

息和持續的中心的原因是什麼，但價格總是不絕地向自然價格的中心跑的。』

這樣是說，倘使供給和需求是相等的，那麼市價就可以和自然價格相符合了。在長時期間，供給和需求是一定在那裏向着相等的路上走去的。這正像馬克思所說：『除了從壟斷和其他變態所得的結果之外——一切商品按平均而論，都是照着牠們的價值或自然價格而出賣的。』

【勞動力】勞動力，無論是買進來的，或是賣出去的，都是和其他商品一樣地有價值的。這價值是根據那在生產勞動時所需用的勞動的數量而定的。因為一個勞動者要有幾項必需品去維持和發達他的生活。不過因為他遲早要和機器一樣地衰頹下去，而且必需另一個人去替代他，所以，除了那些維持自己生活的必需品之外，他更須有別的許多必需品去撫養幾個孩子，使他們在勞動的市場上代替他的位置，使勞動者的民族可以生生不息地繼續下去。

還有，在發達他的勞動力和獲得技能時，他更應使用許多其他的價值才行。因此，勞動力的價值要看那在生產、給養和維持這勞動力時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的價值如何而定。

【剩餘價值】倘使一個勞動者每日所需要的平均數要用六小時的平均勞動來產生，倘使

六小時的平均勞動在金子的數量是三塊錢，那麼，這三塊錢就是價格，就是這人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表現了。

這人便是所謂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因為他必須把他的勞動賣給資本家。如果他賣的是三塊錢一天，那麼，他所賣的就是他的勞動價值，他雖作了一天六小時的工，使棉花的價值加上了三塊錢一天，但這加在棉花上的三塊錢，恰巧等於他的工資，所以就沒有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跑到資本家的手中去了。

但在購買勞動力時，資本家儘可任意使用勞動力，或消費勞動力，如同買來的商品一般。他可以使勞動力，在相當範圍之內，一天到晚或整個星期地工作着。馬氏說：「勞動力的價值雖是依照那維持和再產生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數量而定，但勞動力的使用卻根據勞動者的活動力和體力而得到限制，所以勞動力每天或每星期的價值，和勞動力每天或每星期的使用，實在是兩件事。」

【勞動者常要超過了六小時的工作】 假定爲六小時，這加增的六小時便是所謂剩餘勞動，

這剩餘勞動是從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中表示出來的。例如一個紡織者的工作時間是十二小時；他雖預支了三塊錢的工資，但其餘三塊錢的剩餘價值卻跑進資本家的荷包中去，而且資本家對於這剩餘的三塊錢是沒有付過代價的。馬氏說：『剩餘價值的多少，是要看在產生勞動力價值時所必需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所得的剩餘時間或剩餘勞動中間比例如何而定。』

【利潤】在理，我們在出賣商品時，是不應超過商品的價值而獲得利潤，卻應按照商品的價值而獲得利潤才行。倘使一疋布的生產包含着值十二塊錢的平均勞動的二十四小時（合原料機器等等而言），倘使一個做衣服的某甲付了十二塊錢把這布買了去，倘使某甲的成衣鋪裏的工人在這布上再加上了值六塊錢的十二小時的勞動，那麼，這產品的總價就等於值十八塊錢的三十六小時了。不過那勞動的價值或工人所得的工資只有三塊錢，而且資本家並不把那工人所製造出來的和商品價值所表現出來的六小時的剩餘勞動的代價交給勞動者，所以那資本家在根據了十八塊錢的價值把這商品賣了之後，就得到了三塊錢的剩餘價值或利潤。

【租金利潤和利息的分配】這利潤的全部自然不是資本家的純利；因為這剩餘價值的一



部份是業主用着租金的名義來取去的，一部份是付給貸款的資本家作為利息的。所以，剩給資本家的，只有所謂工商業的利潤罷了。馬氏說：『所謂租金，利息，和工商業的利潤不過是商品的剩餘價值，或商品所包含的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動的各部份的名稱而已。所謂租金等等都是從剩餘價值和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動中取來的，而這二者乃是租金等等的唯一的來源。租金等等既不是從土地中取來，又不是從資本中取來，但土地和資本卻居然給了牠們的物主以一種能力，可以在資本家勞動者手中所減下來的剩餘價值中得到他們的名分。在勞動者自身方面，他是不去顧到，究竟這剩餘價值或剩餘勞動的結果或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動，是完全跑到雇用他的資本家的荷包中去呢？還是雇用他的資本家要拿幾部份去付給第三者作為租金和利息了？但倘使那雇用他的資本家專用他自己的資本，而且他自己就是地主，那麼，這剩餘價值的全部就跑進他自己的荷包中去了。』

【勞動力之物質價值和社會價值】馬氏在回復到勞動力的價值這個問題時，曾主張着我們有幾點是可以把勞動力的價值或勞動價值和其他一切的商品的價值分別出來的，他說：『勞

動力的價值是根據了兩種成分形成起來的：一是物質的成分；二是歷史的成分，或社會的成分。『勞動力的最後範圍是根據物質成分而規定的，這就是說：『倘使工人們要維持他們自己，或使他們自己生生不息，或保留他們的物質的存在，那麼，他們必要得到那些保存他們自己的生活，使他們生生不息的必需品才行。』』

他又說：『除了這種單純的物質成分之外，在各國，那勞動的價值，更是根據着生活的傳統標準而定。這生活並不是單純的物質生活，卻是那從一般人們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情形中所發生出來的一切需求的滿足。不過這種歷史的和社會的成分，在走進了勞動價值裏之後，就為我們所擴大，或是縮小或至於消滅殆盡了。……如果我們把各國工資的標準或勞動價值比較一下，如果我們把同一國家在各時代中所有工資的標準或勞動價值比較一下，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勞動價值的自身並不是固定的，卻是多寡不一的，縱使其他一切東西的價值是率仍其舊的。』

【利潤的定額】我們雖沒有什麼原則去規定利潤的最低限度，但因為利潤的最高限度，是為工資的最低限度，和工作時間物質的最高限度所限制，所以在利潤定額上，我們仍然可以得到

一種差等。利潤的實際定額只能由勞資間的不絕的鬭爭去定規；因為資本家總是把工資不絕地在遞減到牠最低的物質限度，把工作時間不絕地在遞增到牠最高的物質限度的。倘使論到工人那麼，他是不絕地在另一方向跑的。所以這事就成了一個各鬭爭者的能力的問題。」

【工資與供求原則的關係】 在我們規定工資時，我們更須注意到供給和需求的原則才行。倘使資本家對於勞動的需求愈大，而在勞動方面他們是可以供給如許勞動的，那麼，這工資問題便愈容易解決。不過，自從資本家的實業發達之後，勞動的需求卻不能和資本的集中齊驅並進。這種情形雖對於工人是有害，但對於資本家卻是有益。因此，照資本生產的普通趨向看來，資本家必要把勞動價值減低到最低限度。或者有人說爲了這種趨向，工人們也許會默然無言，而不去抵抗這資本侵略。但這是大謬不然。因爲倘使工人們真是如此，那麼，這正像馬氏所說，「他們就要墮落下去，而成爲不可救藥的可憐蟲……就不配去發動任何偉大的運動了。」

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卻不可忘記，就是在抵抗這種侵略時，他們所攻擊的並不是原因，卻是結果。塞利格曼在他的書裏說：「他們雖把那每况愈下的運動拉住了，但是他們卻沒有改變這運

動的方向，他們並不是在治療什麼毛病，卻不過是在使用些止痛藥而已。因此，他們不應單浸沉在這些不可避免的混戰中……他們應在旗幟上標上這革命的口號，就是：「工資制度的廢止」以代替以前那種保守的話：「從公平的工作得到公平的工資。」」

這樣，馬氏就把他的價值論和他對於廢止造成剩餘價值的制度那種要求聯合在一起了。

【總論】上面所講的馬克思的各種學說，有許多地方居然成了近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上的根據。有許多人相信這些學說，以為牠們是無可置辯的真理。但在另一般人，這些論調卻受到了嚴刻的批評的分析，和近代經濟演進的修正。但無論如何，馬克思的道理是像塞利格曼所說：「雖然我們對於馬克思的工業社會的分析也許贊成，或是反對，但我卻敢說，沒有一個人研究了——值得我們的研究的；不過從前在英美各國，一般人尚不會去研究他的——馬克思之後，還能夠否認着一種事實，這事實就是除了李嘉圖之外，在全部經濟史中，是從沒有一個比馬克思更有創造性，更有能力，更敏捷的智識者。」

### 第三部 其他社會主義派——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

#### 第十七章 費邊主義者之前驅（英國——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八〇年）

【馬克思社會主義之持久力】自從十九世紀中葉直到現在，馬克思社會主義雖曾經過了一些修正，雖曾得到了反對者或贊賞者的批評，但牠在社會主義的思想中間，却還是最有生氣最有勢力的一派。雖然如此，但除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之外，却還是有許多其他各派存在着；牠們在形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行動一事上，也有着大部份的貢獻。其中有許多派別的目的是在補充馬克思社會主義，還有許多派別的目的是在修正馬克思社會主義，更有許多派別的目的是在實現馬克思一切主張中的一條或數條，因為照他們看來，這一條或數條都是他們邏輯中的結論。

【費邊主義者之發見】 自馬克思在一八八三年三月逝世後數月，有一小隊青年男女在倫敦拆爾息附近的一間破屋裏集合着，他們的目的是在聽德衛孫——美國人——對於新生活團契的意見。從這會議裏醞釀了英國的費邊社；這社是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正式產生的，對於英國經濟思想和社會思想具有深切的影響。

【革命的預告】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約三十六年才有所謂費邊主義者。在這期間在不列顛和歐洲大陸會有個很大的變遷。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恩格爾曾預言道：在以後一二十年間，因為經濟恐慌和民權運動中所顯出的那種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所以資本制度非全體潰崩不可。他說：『照我看來，那些民衆是再也不能忍受什麼恐慌的了。那一八四六年或一八四七年所要有的第二次恐慌怕要把英國的穀令廢止，而把民權法制定起來。至於民權法所產生的革命運動是什麼，我們雖還未敢逆料，但徵諸前例，第三次恐慌必要在一八五二年或一八五三年發生，因為到那時候，資本家對於英國民衆之掠奪已够，資本家對於民衆的工作不再需要，而民衆也快要到貧苦無告的地步。倘使到那時候，那些英國的資產階級者還不反省——而且大概是會反省的——』

那麼，空前的革命勢必隨之而起。」

【實業的擴充】 雖然如此，但革命却沒有發生，英國的實業不但沒有崩潰，而反飛也似地擴張起來，尤其是在第一個時代，就是從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六年，因為在這時代不列顛居然壟斷了世界的商場。

【恩格爾對於實業發達的說明】 以後，恩氏爲要說明他預言失敗的原因，便寫着：「一八四七年恐慌之後的商業復興乃是新實業時代的開幕。穀令的廢止，以及以後所有的經濟改良，都給了英國工商業以一切自由伸肘之地。接着，又有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鑛的發見。殖民商場增添了英國貨品的消費能量。在印度數百萬的手工紡織者已爲蘭開邑的機械織機所撲滅。中國已慢慢地開放起來。最重要的是合衆國的經濟發達——按商業而論雖也不過是一個殖民商場，但確是一切商場中之最偉大者——這種發達，即使由進步很迅速的國家看來，也是令人駭目的。末了，那些從前世界末葉介紹進來的交通方法，如鐵道和海船，到現在已根據了國際範圍而實現出來。那些交通方法把潛伏着的世界商場切實地實現了出來。最初的時候，這世界商場所包含着

的，是許多以農業為主或完全農業的國家。牠們以英國爲牠們製造中心。英國一面把這許多國家的剩餘原料的大部份消費着，一面又供給牠們所需要的製造品的大部份。因此，英國的實業進步便到了如此偉大，如此無匹的地位，而使我們把一八四四年的工業看作幼稚而算不了什麼。」

【英國壟斷之崩潰】 自美國解放黑奴的內亂和普法之戰後，英國才開始感覺到那從美德來的競爭；從此，英國對於世界商場的壟斷便顯然地把持不住了。恩格爾在一八八五年的觀察是如此的：『壟斷雖還繼續存在着，但那些商場却都不能和英國製造者之方興未艾的生產力並駕齊驅；其結果便是所謂十年一次的恐慌（就是一八六六年的恐慌和從一八七六年起的銷沉時代），新的商場一天天地減少，雖然剛果的黑人，也都要被逼到物質文明中去用曼徹斯特的白洋布，斯塔福州的陶氣，和北明翰的鐵器。』

他又以銳敏的歷史眼光，進一步地說：『如果歐洲大陸，尤其是美國的貨品，在量方面大宗地輸了進來，如果英國製造者所一向握有的鉅大的股分一年年地減少下去，那麼，怎樣辨呢？我的答覆便是自由貿易；因爲這是世界普遍的良劑。其實，我不是把這點指示出來的第一個人，因爲一八



八三年南港的英國會社開會時經濟組的主席帕爾格累甫會清清楚楚地說道：英國大商業利潤的時期業已過去。在許多鉅大的工業勞動中間包含着「一種停頓的情形。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國家是正在那裏走進到沒有進步的狀態中去了。」

【工人中間的改良】 在這時代最初幾年中所有的商業復興，進出口的陡增，以及那種從機器發明中所得到的生產力的增加，凡此種種，因為有利於資產階級，工人中間的情形也使改良了。一八八五年恩格爾曾肯定地說，這種改良雖爲了大批失業業者之注入，和新式機器之不絕地超過手工勞動者，以及農民之移入——但現在也已爲機器所超過了——已回復到原有的地位，但一般工人却的確得到了暫時的改良。

但在另一方面，那些具有保障的兩種工人階級中間所有的改良，却比較地永久的多，這正如恩氏所說：『第一是工廠勞動者。因爲國會已把他們的工作時間在相當範圍之內規定了，他們的身體就恢復了過來。還有，因爲他們的注意力能集中在一個地方，所以他們的道德也就提高了。他們確已比一八四八年以前好的多了……第二是大工會。在這些工會組織中佔優勝的，是成年人

的勞動，或者說只有成年人才可進去。這裏雖有着婦人，孺子，以及機器和他們競爭，但成年人的組織能力却還是很健壯。無論是機器匠，木匠，細木匠，或是泥水匠，都能自成一種權力，例如業泥水者和泥水業的勞動者居然能很勝利地阻止機器的輸入這種行業，所以從一八四八年之後，他們的情形確已經過了大大的改良。最大的證據就是，有十五年多光景，不但在雇主們方面看來，被雇者是與雇主們很相投；就是就被雇者而論，雇主們也是與被雇者很相契合的。於是在工人階級中間，他們便成功了一個貴族，居然把自己弄到一個比較安逸的地位，並且他們以為這地位是不能再好的了。他們便是利米雷翁和格芬的模範工人；照現在具有頭腦的資本家和資本階級全部看來，他們確是一批很可以對付的人。『恩氏接着說：『其實，在英國壟斷着工業時，英國工人們多少已分受了壟斷的利益。不過這些利益在他們中間是不很平均罷了。少數的特權階級雖把大部份的利益保存了，但一般人却至少也享受了暫時的利益。這就是自從歐文主義消滅以後在英國不再有其社會主義的緣故。倘使這壟斷破壞了，那麼，英國工人階級必要失掉這特權，而與外人工人們處同樣的地位——不但工人要流入這樣的地位，就是那些具有特權和處於領袖地位的少數者

也要如此。這就是英國社會主義復興的原因。」

【革命精神的衰落】 在恩格爾的幾句話裏所包含着的，就是：在一八七〇年之後的民權運動時，工人中間革命的理想主義，大部份爲了工業情形的改變已大大地消沉下去。民權黨的先進者庫拍，在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〇年間，自從到了英國北部後，才把他對於劇變的態度的不同之點記錄下來，他說：『在民權運動的初期，蘭開邑工人中間之衣衫襤褸者不知凡幾，其中沒有飯喫的人是很多很多的。雖然如此，但他們的智能在任何地方却都可以看得出來：因爲他們都三五成羣地在那裏討論着政治正義中那些重大的說數……或者他們正在那裏很興奮地辯論着關於社會主義的一切說數。此刻，在蘭開邑地方是沒有這種三五成羣的人了。現在你所聽到的是那些衣冠整齊的工人們對於合作商店，和他們在商店裏面的股份，以及社會建設的討論了……一切工人們都已停止思索，不再想聽那有思想的說話了；至少大部份的人是如此的。這種情形，倘使給一個曾爲了他們的智識和地位，奮鬥過半生，並受過痛苦，嘗過鐵窗風味的人看到了，那麼，他心裏的苦痛是一定很深切的。』

【工會之發達】如上所述，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時，工會運動已很發達。技師聯合會是一八五一年成立的。跟着，有一八六〇年的粗細木工組織，一八六三年的全國礦工組合，和一八七二年的鐵路工人聯合會。一八六八年一切工人們在曼撒斯特舉行第一次工會大會。

因爲在一八四八年一般人都以罷工爲不合法，所以起先工會的活動是非常溫和的。不過自從有了一八七五年的謀叛法令和許多其他法令後，他們才把取締工會的禁令廢弛了，從此，他們不但把罷工從刑法裏抽了出來，就是同盟罷工時所有的監視行爲，以及其他沒有暴動性的活動，也都被刪去了。

【法律保護時代】在四十年代末期，十小時工作時間的法律已製定了，物品工資制度已取消了，此外，他們還介紹來了許多小的改良，這些改良，照恩格爾說來，雖與自由貿易和沒有有限止的競爭精神相忤，但在大資本家與小資本家競爭時，這些改良却仍是於大資本家有利。

【雇主階級的態度】恩氏說，雇主階級中，許多人雖很兇猛地向勞動團體和勞動立法攻擊着，但在那時候，無論工會的發達，或工廠法之制定，却都與大資本家的利益相符合。他說：『其實，

一切正義和慈善事業，都不過在使資本更快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罷了。照大資本家看來，那些以前所有的微小的掠奪，不但已失了牠們的重量，而且，在實際上，簡直是一種阻礙；所以，最妥當的，就是：能在一剎那間，把那些非靠着津貼不能過活的小競爭者統統打倒。所以，根據資本制度的生產發達，充其量，也只能把以前造成工人命運的那些小的艱難取消些罷了。從此，我更知道中心事實之所在了，就是：工人階級不幸的情形，並不是在小的艱難中，却是在資本制度的自身中。」

恩氏說：『還有那些源源不絕的虎利拉，窒扶斯，天花以及其他各種流利病，都已叫英國資產階級感覺到，就是：倘使他們自己和全家的人要避免這種病魔的襲擊，那麼，他們鎮上或城市中的衛生是亟須講求的。』

現在我們可以加上一句話，就是：在這時代中，地主們總是贊成那種保護工人，使他們不致爲製造者所侵略的法制，而另一方面，製造者對於一切農人和其他受地主之剝削的人却總深表同情。

【合作運動的滋長】 在這幾年間，那些工人們不但做了工會中的生產者，而且也做了合作

運動之消費者。洛芝得爾合作社是曼徹斯特附近洛芝得爾地方的二十八個法蘭絨紡織者在一八四四年所發起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給了這合作社一個偉大的刺激。一八五二年，合作者之憲章和實業節約社法通過了，這使他們大大地鼓勵起來。一八六四年英國批發合作社成立。到一八六二年，會社的數目已增加到四百五十，社員有九萬之多。此後約有二十年，這運動着着進行着。

【參政權的擴張】跟着經濟方面的勞動組織一起進行的，有政治方面的勞動參政權。民權革命雖已失敗，但參政權的要求却仍然沒有停止。在衆議院裏，他們雖不時地把擴張參政權的辦法提出，但每一次總是很容被打消的。雖然如此，但這種運動却是慢慢地獲得牠的勢力。例如美國的內戰，波蘭的革命，以及國際工人聯盟會在於本國工人們要求民主政體一事上是很有效用的。

一八六四年，在倫敦，他們就組織了一個參政權聯合會（這就是以後的改良同盟會）他們的目的是要取得更寬大的參政權。一八六四年，討論改良國會時，這運動，在實際政治方面，便得到

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葛拉德士吞說，參政權的成敗，要看那些『褻奪着五十分之四十九的工人的參政權』的人們如何而定。一八六六年，他被擢爲下議院之領袖。他雖提出了一個合乎中庸之道擴張參政權的議案，但這議案却還是根據於產業資格的。這辦法，不但在葛氏的信從者看來，是操之過甚，而有些不愉之色，就是對於其他的人們也覺得不痛快，因是這辦法是太保守的了。於是葛氏辭職。繼他一起的是一個保守派的內閣，這內閣的衆議院的代表是的士累利——以後他就成了比康斐爾伯爵。

的氏不顧其他保守者之反對，把一八六七年之改良法通過了。這法律所容許的是：每個大城裏的成年男子，倘使在那裏已居住過十二個月的工夫並付過本地貧民稅，便可以享受這參政權。還有，凡能繳納十鎊一年的房租的寄宿者，也都可度受這權利。在鄉村中，凡領有最低限制的財產，或能繳納十二鎊一年的房租的人，都可以投票。從這法律制定之後，投票者的數目便加了一倍之多。到了一八八四年，就是費邊社產生的那年，他們把參政權推而至於農事勞動者。自從參政權滋長之後，一般工人們才開始注意到政治活動上去。一八七四年，馬克多那爾和柏特回到衆議院，他

倆都是工人。

【工廠和經濟學專家】因爲工人階級勢力的增漲，那時的一般經濟學專家們都有重整旗鼓地去研究勞動和財產的關係。在那些進步的經濟學家中，最傑出的要算是勒斯力賽謨和穆勒諸人了。穆勒是過渡時代的經濟學家。最初，他就表示出一種對於私有地產的『神聖』的近乎異端的态度。他說，私有地產權原不是神聖的，因爲土地並不是人造的，却是全人類所固有的遺產。租稅乃是自然壟斷的結果，所以我們應當納稅。

穆勒說：『假使現在有一種用不着物主的努力或犧牲而能不絕地增漲起來的收入，假使這些物主們在社會中造成了一個階級，並且他們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可以不費力的增長着，那末，根據私產的原則，國家儘可以在產業增長時，把由增長而得的財富的全部或一部份撥過來。這並不是劫奪任何人的意思，却不過是要使那種由環境造成的增長的財產不爲特殊階級財富的附屬品，而爲社會之利益而已。租稅問題確是這樣的。例如一個財產增長的社會中所有的普通進步是總要增加地主們的收入的……這正像在睡夢之中用不着工作，或冒險，或是經濟打算而暴富起



來一樣。照社會正義的普通原則說來，對於這種由增長得的財富，他們究竟有什麼特權呢？」

從這些主張以及其他許多的主張，產生了土地權改良會的組織。其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從不勞而獲的土地和產品所得的利息都歸給原主——就是社會。他們又主張：土地應歸國家統轄。這聯合會是穆勒在一八七〇年創辦的，其中還有幾個傑出的理論家，例如洛澤斯，摩黎，福塞特，墾茲和窩雷斯諸人。勞動階級對於土地問題是感受到興趣的，例如穆勒說：『在工人階級中間，那些活動而具有勢力的人們都已接受了私有地產是錯誤的那種意見。』

【穆勒對於社會主義之傾向】穆勒在以後幾年中便慢慢地傾向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上去了。他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裏說：『因此，倘使我們要在充滿着希望的共產主義與充滿着痛苦和不平的事的社會現狀中間擇其去取，倘使私產制度的結果是一定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那種勞動生產和勞動的比例的，（把最大的一部份歸給那些從未工作過的人，其次歸給那些有名無實的工作者，再次歸給那些工作者，）倘使工作愈是困難，愈是不適合，而報酬愈是微薄；使疲乏的體力勞動者不再能獲取生活的需要，倘使在這種情形和共產主義中間，我們必須任擇

其一而從之，那麼，共產主義的一切困難，無論其爲巨大的或是細小的，僅不過像天平上微塵一樣罷了。』

以後，他又把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信仰寫了出來，他說：『我們竭力地反對着那種偏乎個人之上的社會霸道——一切社會主義制度所包含的便是個人——並且我們希望着一個時代的降臨；在這時代中間，社會不再有閒遊和勤苦之分；在這時代中間，那種不勞無食的原則不但要應用到貧民身上，而且也要應用到一切人的身上；在這時代中間，一切從勞動得來的產品的分配，是不會再像現在那樣專藉出身的遭遇而定，反過來却是要根據公平的原則做去；在這時代中間，人們便都要承認社會公利——不爲一人所獨佔的——的獲取是一件可能的事。所以將來社會間題的工作，就是要討論，怎樣才可以把個人行爲的最大的自由，和世界原料的共有制度，聯絡起來；其次就是要討論，怎樣才可以使一切人，在合作勞動的利益中間，得到均等的參加。』

穆勒在他的晚年時代雖曾計劃過，要想寫一部關於社會主義的書，但他却只寫了起首的四章。這幾章是在一八七九年的兩星期平論裏披露的。在這幾章裏，他曾主張着等到成人選舉權成

立之後，人們必要徹底討論私產制度的根本原則。其實，這種討論，在那時早已有了，因為那些社會主義者，在攻擊競爭時，就已把這毛病指了出來，他們說：『這毛病不但是在滋長着，而且也要和人口與財產一齊滋長起來。』穆勒雖感覺到那些社會主義者有許多地方未免言之過甚，但他却承認着社會主義的智識根基和道德根基是值得我們留心研究的，因為從許多地方看來，那些改良的原則必可以給現在社會的經濟制度以最大的希望。

穆勒因為感覺到，倘使要實現新社會的秩序，那麼，一定要把政府對於產業的態度改變過來，所以他的結論是：『法律的改良和風尚的改良，不一定要不得的，因為這種改良所包含着的，並不是一切事對於現有產業思想的適應，却是現有產業思想對於一切事的滋長和改良的適應……社會儘可把產業的特殊權廢止或改變過來，因為這是公共利益之阻礙。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攻擊社會經濟秩序的那個可怕的案子，需要着我們充分的考慮，因為從這充分考慮中間，我們可使制度的活動得到一種新的方式，使社會中那些享受到最低限度利益的人們得到更多的利益。』

【**懇滋對於閒遊而有錢的人的意見**】同時，其他的經濟學家也都把社會制度的一切不平的事指了出來；而且也有人把幾種合作的方式提了出來，以作救濟。懇滋對於當時社會中那些閒遊而有錢的人曾下過沉痛的攻擊，他說：『如果我們肯定地說，沒有一件公共利益的事是從有錢的閒遊階級中發生出來的，那麼，這種說法不但從經濟立場上看來是有價值，就是在道德立場上也是有價值的。他們的先人以及其他人們爲了他們而堆積着的那些財產，在當作資本用時，果真可以維持實業的，但他們在奢侈和閒遊中間所消費的却不是資本，他們所維持的不過是他們自己的那些毫無出息的生活罷了。他們的契約上雖寫着他們是一定要租稅和利息的，但他們却正和蜜蜂窩裏的那些遊手好閒的雄蜂一樣；他們雖在宴會上狼吞虎嚥的飽餐着，但他們對於那宴會是一些兒貢獻也沒有。』

他又說：『倘使工人們不能從合作而脫離資本的依賴，那麼，他們還是要在資本的依賴中討生活的。倘使改良他們命運的餘地是爲很高的樊籬所包圍着的，那麼提高他們地位的問題是沒有希望的。這樣，就大體而論，他們是不會超拔的了。少數比較地不安靜的有能和人雖都不時

地在那裏離開了其他人們的地位，而踏入更高尙的實業生活中去，但大多數却還是在他們原有的地位上停留着。這樣，無論有技巧的或沒有技巧的人的勞動報酬，是永遠不會超過現有的水平線的了。」

穆勒懇滋和其他經濟學家的一切作品，對於當代社會思想都具有偉大的效能。此外，那些從納斯欽，喀萊爾，金斯黎，摩里士，以及其他人們的筆端寫出來對於資本秩序的罪狀，也具有同樣的效能。

【結論】 因此，倘使我們把一八八〇年以後幾年的實業狀況，以及工人階級生理和心理各種狀態，去和一八四〇年以後幾年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宣言規定時的實業狀況和工人情形相比較，那便大不相同。英國的資本實業不但生活着，而且也要擴張着，這是共產黨宣言的年輕而聰明的作者們所意料不到的。一般工人們雖會經過了許多經濟恐慌，却從沒有背叛過。爲了工人的經濟組織和雇主階級開明的利己之心，有許多工人們的情形確已改良。而且那些工人們也已成就了許多以前的人們，就是民權主義派，所要求的政治改良。有許多工人都已得到了參政權。

他們現在可以藉着投票去完成一切改造的工作。他們已創設許多經濟機關，例如工會和合作會社，可以用和平手段來造成一切的進步。他們已根據了社會立法來，把最壞的通病改變過來。他們已拋去了立時和暴烈的改變，而專致力於法制和投票，並致力於工會和合作社的堅固。以冀可獲得一切的改良。他們對於那潛伏着的資本制度的崩潰，不能像以前的人們那樣看得清楚。

